

求恕齋
叢書

玉溪生年譜會箋

三

玉谿生年譜會箋卷三

錢塘張采田編纂

吳興劉承幹參校

會昌四年甲子 義山三十三歲

正月乙酉朔河東將楊弁作亂逐太原節度使李石

壬子河東監軍使呂義忠收復太原擒楊弁盡斬亂

卒

原譜據舊紀

二月丁巳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

雄爲河中節度使仍晉絳行營諸軍征討使

原譜案石雄

除河中舊紀在九月原譜據文苑英華元式雄授官合制攷雄統晉絳行營河中則任晚爲留後見會昌

一品集紀蓋據稹
平雄赴鎮時書也

辛酉太原送楊弁與其同惡五十四人來獻斬於狗

脊嶺原譜參舊紀
通鑑在三月

三月汾州刺史李丕授晉州刺史充冀代行營攻討

副使原譜參舊紀會昌一品集
案李丕副石雄乃

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討詩李郎中李丕也

攻會昌一品集授丕汾州刺史制已云忻州刺史兼

御史中丞李丕職官志御史中丞正五品上階郎中

從五品上階豈丕出刺晉州又換郎中耶新書藩鎮
傳但云丕擢忻州刺史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
振武節度使徙鄜坊卒餘皆無攻大抵外使兼職史
多不載俟
再覈之

七月盧貞為河南尹陳直齋白香山年譜
案馮氏
曰白香山集有題府中水堂贈

盧尹中丞詩又會昌五年三月舉七老會河南尹盧
貞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又詔取永豐柳植禁苑
感賦詩河南尹盧貞和宋陳直齋為白公年譜謂是
武宗末年事非宣宗初事又曰盧貞為尹在會昌四
年七月當有所據故編是年容再詳攷唐詩紀事
貞字子蒙會昌五年為河南尹本集賀上尊號表在
五年正月而云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則貞尹河南
必在前陳說似可據香山七老會又有一盧真字亦
作貞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
八十三與此盧貞非一人也

淮南節度使杜悰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仍判度支充鹽鐵轉運等使

舊紀新書宰相表在閏七月壬戌

邢洺磁三州降詔石雄率軍七千人入潞州

原譜據舊紀

八月乙未昭義軍將郭誼殺劉稹以降澤潞五州平

戊戌王宰傳稹首與大將郭誼等一百五十人獻京

師原譜參
新舊紀

戊申宰相李德裕守太尉進封衛國公原譜據舊紀
參新書宰相

九月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檢校左僕射充昭

義節度澤潞邢洺觀察等使原譜據
舊紀

郭誼等與稹母裴稹弟妹從兄及李訓王涯韓約王

璠之親屬潛匿潞府者並斬於獨柳原譜據
舊紀

以陳許節度使王宰充河東節度使易定節度使李

執方充陳許節度使舊紀參本集
案王宰移鎮太
原通鑑作十二月據金石續編

王宰靈石縣記石云嗣至四年八月十日梟逆首獻
闕下至九月將歸許昌軍次温縣天使持節至又授

寵詔遷鎮北門十月過此則舊紀不誤李執方除陳
許史無明文攷集為白從事上陳許李尚書啟云河
橋三壘當弟子之輿尸易水一城值將軍之下世中
閒衛朔拒君邢洛起亂紀侯去國汾晉挺災又云今
者趙北變風淮南受賜戎麾始至賓驛初開補編上
許昌李尚書第一狀云況茲閒歲亟立殊勳虜帳夷
妖壺關伐叛旁資巨拔遙藉聲言今者靈臺偃伯衢
室歸尊永言台鉉之司合屬閒平之允第二狀又述
茂元喪事云王十二郎十三郎扶引靈筵兼侍從郡
君今年八月至東洛訖則執方之遷鎮正當澤潞初
平時馮氏謂代王宰確不可易文苑英華有封敖授
執方陳許節度使盧宏宣易定節度使合制而通鑑
則書盧宏宣為義武節度使於會昌五年正月
月似稍遲與王宰自記不合仍當以集為據

十一月李紳守僕射平章事出為淮南節度使舊書紳傳

案新書傳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復節

度淮南不詳何月舊紀及新書宰相表則書於七月

攷集為絳郡公上諸相啟皆在劉稹平後上史館李

相公啟有今寰瀛大定雨露滂流語史館李相公指

玉谿生年譜卷三 三 求恕齋

李紳監修國史則七月出鎮殊不足據今從傳又
案紳之出鎮蓋代杜棕踪由淮南入相在七月舊紀
似不應誤史館係宰相兼職此李相公或別是一人
惟會昌中宰相姓李者紳之外則有李回李讓夷本
傳皆不言其監修國史既
苦無確證姑據舊傳書之

十二月牛僧孺貶循州長史新傳參樊川集案杜牧之僧孺墓銘云李太

尉專柄五年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

外長史新書僧孺傳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從諫與

僧孺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

之武宗怒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

李德裕自開成五年入相至是正五年則僧孺之貶在是年十二月也

是年周墀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新書墀傳參樊川集案舊書

傳書遷江西於會昌六年十一月攷紀會昌六年十

一月以江西觀察使周墀為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
等使是會昌末墀由江西遷鄭滑非由華州遷江西
也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補編上江西周大夫狀

所云岱北清夷山東靜謐皆武宗時事則墀爲江西
自在六年之前新傳但云出爲華州刺史徒江西觀
察使進拜義成節度使不書年杜牧之樊川集墀誌
銘曰武宗卽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李
太尉德裕伺公織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
公江西觀察使墀開成五年出爲華州以誌文四年
數之則遷江西
必在是年也

宣武節度使王彥威卒

參新舊書彥威傳酌書案
彥威開成三年七月節度忠

武見舊紀及傳傳云會昌中入爲兵部侍郎歷方鎮
檢校兵部尚書卒贈僕射新傳則云徙節宣武卒攷
王茂元於會昌元年移忠武彥威入爲兵部侍郎當
在其時其徙宣武及卒不詳何年本集義山爲絳郡
公諸文皆在澤潞平後集有爲絳郡公祭宣武王尚
書文云公昔分茅愚當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贊孟
舒長者之號及茲出守實介親鄰音徽繼好寤寐依
仁何言永慟屬此嘉辰訃哀如昨歸轍攸遵則彥威
之鎮宣武在會昌二年李褒未出守時而卒
於是年也馮譜列彥威之卒於二年無據

李褒為鄭州刺史

據本集酌書案集有鄭州獻從

人諸狀則李舍人名褒新書李讓夷傳載開成初起

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云即其人又有為舍

人絳郡公諸啟文新書世表與聖皇帝子豫為武

陽房孫寶之長子承姑臧房始祖次子茂燉煌房始

祖曾孫成禮絳郡房始祖褒與義山同宗支故文稱

從叔也據翰苑羣書重修承旨學士壁記褒開成五

年三月二十日自考功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充其

年六月轉庫部郎中知制誥會昌元年五月拜中書

舍人十二月加承旨二年五月十九日出守本官本

集上李相公啟云旋屬虜帳夷氛壺關伐叛絳臺北

控有元戎大集之師鄭國東臨過列鎮在行之眾周

旋二郡縣歷兩霜上史館李相公啟云洎分符竹使

絕籍金閨一授專城再易灰瑄上崔相公啟云絳田

已非厥任榮波轉過其材褒之出守當在會昌二年

五月後先刺絳州而後徙鄭州其徒鄭州必在三四

兩年間而不能詳其為何時矣以代作諸文皆在是

年附此又案補編上鄭州李舍人狀及上李舍人

狀皆為李褒也惟上李舍人第一狀云及二十三叔

狀皆為李褒也

狀皆為李褒也

狀皆為李褒也

歸闕之時又云去冬二十八叔拜迎軒騎已託從者
附狀起居又云自春又為鄭州李舍人邀留比月攷
諸狀皆稱李褒為十二叔此稱二十三叔且有鄭州
李舍人語則此李舍人必非李褒由舍人出刺鄭
州罷官居洛見第七狀此李舍人則實官舍人也狀
云今則假道選曹復登綸閣可以互證其先云固辭
內廷屈典外郡者乃述其從前馭歷耳所稱二十八
叔蓋此李舍人之弟亦與褒無涉當由輯永樂大典
者以題中姓氏官號從同故類而編之不可不辨
又案英華有授李褒虢州刺史制當是褒後所歷官
會稽掇英總集載唐會稽太守題名記李褒大中三
年自前禮部侍郎除禮部尚書授六年八月追赴闕
則褒在大中
時頗通貴也

令狐絢為右司郎中

原譜據新書絢傳酌書案舊

郎漏書右司郎中

新傳則書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

出為湖州刺史

而漏書員外郎攷集寄合狐郎中詩

有嵩雲秦樹語

係會昌五年義山病居東洛時作而

和絢湖州詩題

亦云酬令狐郎中見寄則絢洵由右

司郎中出守惟不詳何年耳刺湖
州爲會昌五年故從原譜載此

義山返故鄉營葬於楊弁平後移家永樂縣居

原譜
參本

集

案是年蹤跡惟返故鄉營諸葬事及移家永樂見集
中餘皆無徵大鹵平後移家永樂書懷詩隱約猝不
易解宜馮氏游移不定也今再覈之詩云依然五柳
在者以陶令閒居自比昔去驚投筆謂從前歷佐方
鎮今來分挂冠謂此後自甘閒廢實則是時居憂義
山躁進故有此言馮氏泥昔去今來語謂喪父時已
卜居永樂前已駁之矣甌破寧迴顧指李石太原被

逐舟沈豈暇看指茂元卒於河陽未及哭送或當時
李石曾招游太原遇變不果故有脫身離虎口句或
引此二事爲例作幸詞以自慰藉意亦可通馮氏疑
爲李石幕官遭亂遽罷時正在母喪中恐未然也若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詩此太原同院必係指
太和六年令狐楚幕不得附會李石馮氏又引續西
陽雜俎北夢瑣言永樂有李石宅事亦與入幕不細
符要之幕僚皆由辟置唐時無居喪服官者列傳中
可攷豈義山獨放於禮法之外哉

吾友曹元忠云唐
六典注遭喪被起

在朝者各依本品著淺色純縵周已下慘者朝參起
居亦依品色無金玉之飾是居喪服官唐人嫌然

攷之唐書奪情起復藩鎮多有六典所
言亦係專指常參官幕僚實不多見也
此譜中歧異

之處故詳辨之終苦無顯證豁然耳

編年詩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充昭義攻

討箋曰此必自京移居永樂時道中所贈昭應本會昌縣京兆府屬惟李丕已加御史中丞而此云戶

部郎中殊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箋曰此詩頗不可解

似喪母後意境岑參集有夜宿盤豆隔河大鹵平後望永樂寄閩中詩必移居永樂時作也

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

於此縣寄居登霍山驛樓箋曰永樂近境遊覽之作時澤潞未平故有結

聯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自注全為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多贈詩

章馮氏曰元和郡縣志絳州屬縣稷山因縣南稷山為名此與霍山驛樓詩皆似太原往來之作過

姚孝子廬偶書

徐湛園云邵氏聞見錄唐永樂縣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貞元中父戰歿

柄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

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刻

石表之河東尹渾城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姚

孝子必即其人馮氏云義山喪母未久故觸緒成篇

題道靖

一作淨

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丞所置號

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焉

箋曰永樂縣有道淨院文宗時道士鄧太

元鍊丹藥於院中見宣室志中條山即雷首山在永

樂新書地理志永樂屬河後又隸魏州神龍元年

復故徐氏云英華有權德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

集敘云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三歲

顏為御史中丞類斯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

遺文上獻即此人

河亭四韻之作

箋曰河中任中丞即河東留後任晚

晚蜀人元和十年進士第見沈亞之

集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

箋曰韋評事當即韋

寄居故詩寓招隱之意靈仙閣在寄和水部馬郎中
永樂縣見太平廣記所引傳奇

題興德驛時昭義已平箋曰興德驛即興德宮在同州馬郎中當自京暫來永樂

因有此作而義山迎而和之故菊馮氏云三四是罷官家居結望入朝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所居箋曰詩寫閒適之景是永樂退居所

秋日晚思箋曰詩云忘名實則正未能忘故有結語前半皆狀閒居景況初列病廢鄭州時然

彼時似無此傲岸氣象今仍從馮編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

農夫望歲之志遂作憶雪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

寄懷於遊舊喜雪馮氏云略有寄意四五聯閒居之景七八聯兼閨中人言之結

慨不得在隋宮守歲箋曰此亦艷羨內省之詩非寓京華也意令狐也前半想像結言不得

置身其中誓不重來京師也通鑑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晦勅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

庭燎置酒奏樂其後當爲例典義山時方閒居故聞而賦之首曰消息東郊其作於永樂乎蒲在西京東北三百里亦可謂之東郊若洛中則會昌五年十月已服闋入京無此情事矣惟守歲之事江左已然見胡三省注通鑑所引庾肩吾除夕應令詩此題曰隋宮未詳

編年文祭處士房叔父文 祭小姪女寄寄文 祭

裴氏姊文 爲裴懿無私祭薛郎中袞文 馮氏云徐氏采宰相

世系表太子舍人裴懿而疑無字爲衍文不悟世次之太遠也今檢表有裴衡字無私憲宗相珣之弟輩而思謙之兄輩也思謙當卽見唐摭言開成時科第事者時次似可合而本集有寄裴衡詩疑卽此無私也史傳劉從諫之妻裴氏爲代宗相冕之裔其父傲則裴與昭義爲親戚矣題中懿字亦非衍文蓋裴與薛是戚懿或與義山亦有戚懿新書傳通鑑劉稹叛時賊將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馬繼等四大將火十七柵距懷州纔十餘里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後以冀厚賞失望乃密與王宰通謀茂卿入澤州密

玉谿生年譜卷三 八求恕齋

召宰進攻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朝廷贈茂卿博州刺史事在會昌

三年秋冬也此薛郎中者必茂卿兄弟因聞茂卿為賊用故憂懼而死文云翟虜氛興殷楹夢起是也其

族為劉稹所害故曰殄濯宗傾王氏也裴之遠謫當亦有所牽累新書傳通鑑裴氏弟問為稹守邢州密

謀歸國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玩稍脫疑網猶罹罪罟二語似可推見也所箋雖無明證

而大要必然矣案全唐文載劉三復請誅劉從諫妻裴氏疏云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

難議從輕此疏當會昌四年澤潞平後似可與為李稍脫疑網二語參證則祭文亦必同時作也

貽孫上李相公德裕啟馮氏云此啟是楊弁已誅劉

所上故尙稱司徒且為白從事上陳許李尙書啟馮

有景風中呂之語

云李尙書

執方也

上許昌李尙書狀一補上許昌李尙書狀

二補祭外舅司徒公文

補編案據上許昌李尙書狀

編祭外舅司徒公文

云王十二郎十三郎扶奉靈

筵今年八月到東洛訖則此文是寄奠有重祭外舅文可證是時義山方居永樂也為舍人絳

郡公上李相公啟馮氏云會昌有李相公四德裕也讓夷也紳也回也讓夷於二年七月為相至宣宗即位始罷然舊新書傳讓夷於為絳郡

於為相之前未嘗居外藩則此為上德裕也為絳郡

公上史館李相公啟馮氏云李紳也案此二篇與後上崔相公啟皆在義山居永

樂未至鄭州時當是寄作補編上李舍人第二狀云前者伏奉指令選紀紫極宮功績云云則義山為

人憑倩作文固不必皆親往也劉禹錫集有為容州寶羣中丞謝上表自注羣時在朗州相逢因以見託

亦此類恐注家不攷本末輒據為絳郡公祭宣武王

文以定行蹤故聊發其例於此為絳郡公祭宣武王

尚書文馮氏云王彥威也舊新書傳彥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貧苦學尤通三禮舉明經甲科未

得調求為太常散吏補檢討官采隋以來吉凶五禮條次彙分號曰元和新禮上之拜博士憲宗於元和十五年正月崩淮南節度李夷簡以憲宗功高宜特稱祖彥威議謂非典訓宜稱宗從之故事附廟之禮

先告太極殿然後奉主人太廟祔畢不再告於太極殿時執政令有司再告彥威執議不可執政怒乃以祝版誤削一級累遷司封郎中宏文館學士諫議大夫以本官兼史館修撰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時議減死彥威以原而不殺是教殺人詣中書投宰相面論語訐氣盛執政怒左遷河南少尹未幾改司農卿進拜平盧節度開成元年召拜戶部侍郎判度支性剛訐自是嘗奏曰臣自計司案見管錢穀文簿量入爲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因上占額圖旣而又進外鎮之仰度支者爲供軍圖彥威旣掌利權心希大用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左授衛尉卿三年七月檢校禮部尙書充忠武軍節度會昌中徙爲宣武節度使卒贈僕射諡曰靖文中所敘語皆符合故詳引之

會昌五年乙丑 義山三十四歲

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臺於南郊壇

舊紀

宰臣李德裕杜悰李讓夷崔鉉太常卿孫簡等率文

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

孝皇帝

原譜據舊紀參新紀 案會昌一品集冊文有大孝字與集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合

舊紀漏書 今從新紀

三月崔鉉罷知政事出為陝虢觀察使

舊紀

五月乙丑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原譜據新紀 案舊紀書兵部侍郎且在三月補編上座主李相公狀云伏見恩制相公

以五月十九日登庸則舊紀誤新書同傳賊平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事戶部侍郎疑當從舊紀作兵部以

其判戶部事故新紀書戶部侍郎也

杜悰罷知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舊紀參新書悰傳 案新

傳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舊書悰傳但書西川之

除漏東川未免小疏其罷政事兩紀皆在是年五月也

七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新紀

是年令狐絢出為湖州刺史原譜據舊書絢傳馮氏曰新傳止書右司郎

中刺湖不書年傳文互有詳略案以寄令狐郎中詩證之出刺當在是年之冬也

義山春赴鄭州李舍人褒之招歸居洛陽十月服闋

入京重官祕書省正字參本集

案補編上李舍人第一狀云去冬二十八叔拜迎軒

騎已託從者附狀起居及二十三叔歸闕之時某適

有私故淹留他縣自春又為鄭州李舍人邀留比月

方還洛下淹留他縣者謂退居永樂赴鄭州李舍人

之招則在本年二三月閒集有寒食行次冷泉驛詩

當是由永樂赴鄭途次作詩云歸途仍近節鄭州為

義山故里故言歸途也此詩或由鄭州歸永樂接家赴洛時作亦通惟與本年春

閒永樂諸詩不細符似仍以上說為長重祭外舅文亦云千里歸途東

門故第數尺素帛一爐香煙文為過洛時作祭文有愚方遁

跡邱園游心墳素前耕後餉并食易衣語係指永樂所居與已定居東洛者不同故定為是春過洛時作

與此可以互證自鄭州歸又有定居東洛之跡上李

舍人第二狀云某自還京洛常抱憂煎骨肉之閒病

恙相繼寄令狐郎中詩云嵩雲秦樹久離居又云茂

陵秋雨病相如時義山閒居多病屢見於篇故服闋後十月始入京也柳枝爲洛中里孃必是春義山赴鄭過洛時所遇者詩序云他日春曾陰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明日余比馬出其巷卽指其事序又云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臥裝以先不果留雪中讓山至上鄭州李舍人第四狀云某十月初始議西上上李舍人第四狀云時向嚴冽某已決取此月二十一日赴京是入京正冬雪時矣至入京後重官祕書正字見上李舍人第七狀狀云某羈官書閣業貧京都此狀上於會昌六年冬時李舍人已罷鄭州

居洛故有淹留伊洛已變炎涼語本傳所謂茂元卒
來遊京師久之不調者當屬是時馮譜於此數年中
行迹排比最疏由其未見補編耳 又案義山上年
移家居永樂本年由鄭歸定居東都必仍攜家與弟
羲叟同居玩狀文骨肉之閒病恙相繼語可悟上李
舍人第四狀云舍弟羲叟苦心爲文十二叔憫以弟
兄孤介無徒辛勤求已惟當明祈日月幽禱鬼神願
令手足之閒早奉陶鈞之賜第七狀云舍弟介特好
退龍鍾寡徒獲依強宗頓見榮路忻慰之至遠難諮
陳蓋李褒方罷官居洛而羲叟卽因依於彼故偶成

轉韻詩云明年赴辟下昭桂東郊慟哭辭兄弟是爲
大中元年赴桂至洛取別之作大中二年桂管府罷
由巴蜀歸有洛中諸詩而於東逢雪詩又有舉家忻
共報句則二年入京始攜眷同行也其後悼亡在京
大中七年則有楊本勝於長安見袞師之事大約梓
幕數年其家皆居京師矣

編年詩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箋曰通鑑
憲宗紀胡

三省注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暝傳
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是兩京
張燈久成故事此特謂其最盛者耳武宗朝迴紇旣
破澤潞又平而義山方丁憂蟄處不克躬預慶典故
曰身閒不覩中興盛也馮氏屬之病還鄭州時則宣
宗末政不得言中興且義山屢經失意興致亦別細

玩自悟鄉人只泛指鄉居之人不必泥作
故鄉解也今編永樂閒居時較得其實
永樂縣所

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卽事一

章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 小

園獨酌 小桃園 自喜 春宵自遣 落花箋曰五詩

不能定編義山退居永樂頗
以花草自娛今從馮編入此 縣中惱飲席 評事翁

寄賜餉粥走筆爲答箋曰此評事似卽永樂閒居之

劉公已去永樂此或又到縣居或從他處寄賜皆不
可知姑從馮編詩境似永樂退居時起聯憶從前在

京款 春日寄懷箋曰義山會昌元年丁母憂至是閒

洽也 馮編於會 寒食行次冷泉驛箋曰此必自永樂赴

昌六年非是 途鄭州爲義山故鄉也冷泉在汾州孝義縣卽
新書志之隱泉山時方閒居故感子推隱死事鄭州

獻從叔舍人褻箋曰從叔舍人褻即文集所謂絳郡公褻學仙見補編諸啟唐語林李尚

書褻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可證故詩以好道言之舍人外轉大非得意絳簡丹爐兩聯祝其仍官京

朝七夕偶題箋曰馮氏謂借慨婚於王氏是也次聯也

耳茂元家賞甚富而已長貧故末句寄令狐郎中箋

云然與祭文參觀此當作於洛中也寄令狐郎中曰

嵩雲自謂秦樹謂令狐時義山還自鄭州卜居洛下

方患療恙子直有書問訊故詩以報之未幾令狐即

出刺湖州矣馮編入之漢宮詞露臺遺基賦序武皇

永樂蓋未見補編耳漢宮詞露臺遺基賦序武皇

郊天明年作望仙臺於城之南詩言君王常在集靈

臺臺成會昌五年正義山服闋將重官祕省時也故

有侍臣句首句點明洛中作長安在洛之西故曰西

飛好音尚乖故曰未迴金莖喻內職相如渴即渴然

有農夫望歲之意通首皆希冀顯達之微言非有所託諷馮編永樂閒居時一往似通徵實則謬矣

編年文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英華原注武宗會昌五年馮氏云盧

尹為盧貞見
台香山集

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為王從事妻万

俟氏祭先舅司徒文

補編

為王秀才妻蘇氏祭先舅司

徒文

補編案此二篇即重祭外舅文所謂邢氏吾姨蕭門仲妹愛深猶女思切仁兄者也蓋万俟氏

茂元甥女即嫁茂元族姪蘇氏茂元表妹即嫁茂元
族弟二人皆幼撫於王氏推之文中用典無不皆合

馮氏未見補編肌測多舛而錢箋亦未詳釋也惟文
中有云奉御諸子服紀纔終三川伯郎喪制未畢奉

御諸子當指王侍御瓊之子或其時喪母服闋三川
伯郎豈即謂祭張氏女文所云令子之兩孤及其母

歟要之此皆茂元家為絳郡公上崔相公啟崔相公
事今亦無煩細攷矣

為絳郡公上李相公啟

馮氏云李回也

為舍人絳郡公鄭州

禱雨文

為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案隴西郡君王茂元

妻李氏封號張氏女張五審禮妻也以文中所敘推
之張氏女卒於會昌四年此文將葬時作當在會昌

五年矣 又案文中郎甯合浦萬里乖離此指邕管

與嶺南祭外舅文所謂容山至止郎甯去思也舊書

地理志邕管邕州天寶元年改為朗甯郡乾元元年

復為邕州郎甯即朗甯馮注以歸甯父母解之誤甚

附辨 上座主李相公狀 補編錢氏 上江西周大夫狀

於此 補編文有皇帝體上聖之姿膺下武之慶爰從近歲

式建崇功岱北清夷山東靜謐語則狀上於會昌五

年 上孫學士狀 補編孫舍人孫穀也文有況自近年

也 掃蕩之勳密見發揮之 上鄭州李舍人狀 補編 上鄭

州李舍人狀 補編 上鄭州李舍人狀 補編 上鄭州李

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同 上李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補編 上李舍人狀

四 補編案此數狀 皆居洛時作

皆居洛時作

皆居洛時作

皆居洛時作

會昌六年丙寅 義山三十五歲

二月壬辰以翰林學士起居郎孫穀為兵部員外郎

充職

舊紀 案翰苑羣書學士壁記作孫穀由學士遷兵部員外郎與紀合

三月壬寅帝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服食修攝

親受法籙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篤詔立光王為皇

太叔是日帝崩太叔即位

原譜參舊紀

四月辛未尊母鄭氏曰皇太后

舊紀

丙子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

使

原譜據舊紀參新紀 馮氏曰德裕出鎮荆南留守東都舊紀最確舊傳謂會昌五年出鎮荆南數

月追還復知政事今證之本集德裕終武宗朝未會外出故新書表通鑑皆於六年四月書之也惟文饒

別集云余乙丑歲自荆南保釐東周路出方城有隱者曰居守後二年當南行萬里然舊傳云大中二年冬至潮陽則從六年以往數亦正合是則集中乙丑當爲丙寅之訛舊傳誤據之而又見武宗病時德裕仍在朝乃以數月追還彌縫其闕耳

忠武節度使李執方內召戶部侍郎盧簡辭檢校工

部尚書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

舊書簡辭傳參本集案執方

鎮陳許已見前譜次補編上忠武李尚書狀云不審

跋涉道路尊候何似伏計不失調護先皇以倦勤厭

代聖上以睿哲受圖況二十五翁尚書望兼勳舊地

屬親賢績久著於藩垣任合歸於陶冶今者果應急

召咸副僉諧凡在有心莫不延頸是執方尚有奉召

還朝事當在宣宗初卽位時舊書食貨志有薛元賞

李執方盧宏正馬植相踵理之語通鑑會昌六年四

月鹽鐵使薛元賞貶然則代元賞領使爲執方無疑

再檢舊書盧簡辭傳大中初轉兵部侍郎出爲忠武

軍節度使則簡辭卽代執方鎮陳許者補編又有爲

榮陽公與昭義李僕射狀及上漢南盧尚書狀蓋大
中元年執方又出鎮昭義簡辭則自忠武遷山南東
道也寰字訪碑錄會昌六年四月大中元年二月皆
有執方華嶽題名蓋一則赴徵一則出鎮所經過耳
今據書

五月乙巳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守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史館大學士原譜據新紀參

舊傳舊紀在四月舊傳則兼集賢史館與兼刑部

尚書并書攷新書宰相表敏中加刑部尚書在二年

正月而補編為榮陽公上史館白相公諸狀皆鄭亞

初到桂管時則兼史館當在加刑部之前矣今參合

傳紀書之

七月李讓夷罷為淮南節度使新紀參新書讓夷傳案新傳武宗初同

平章事宣宗立為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

使舊書李紳傳會昌六年卒於淮南讓夷蓋代李紳

也舊紀書劍南
東川節度使誤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
原譜參新紀

致仕刑部尚書白居易卒贈尚書右僕射
新傳參本集舊傳

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與本集墓碑銘差一歲
陳直齋曰文公年譜曰舊書卒年非也從新書

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
通鑑

九月雲南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敗之
新紀

鄭肅罷為荆南節度使
新紀參新書肅傳

以右散騎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通鑑

十月以荆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
原譜據舊紀

是年裴休為宣歙觀察使
本集案舊書裴休傳休字公美會昌中自尚書郎

恩典數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而不載觀察宣歙攻補編爲滎陽公上宣州裴尙書啟云以公美之才之望固合早還廊廟速泰寰區而辜負明時優遊外郡又云李處士云於江沔要有淹留便假以節巡託之好幣十一月月初離此訖文爲大中元年冬義山使南郡時作則休曾除宣歙明矣唐語林載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閒行曲江遇廣德令事下云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是休觀察宣州在宣宗未卽位前合之啟中思如昨辰又已改歲語其爲會昌六年春閒無疑今故載此又案盧肇新興寺碑云裴公大中二年來廉於宣寶刻叢編亦載此碑云刺史裴休修之大中二年立此自據立碑年月而言實則休之觀察宣歙當在會昌六年義山啟文可證如果休二年始涖宣則鄭亞二月已貶循安得云李處士十一月初離此哉此則載記異文仍以本集爲據可也

崔鉉遷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新舊書鉉傳案新書傳罷爲

陝虢觀察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舊傳則書宣宗卽位遷檢校兵部尙書河中尹均不詳年月以集爲滎

陽公上河中崔相公諸
狀在大中元年故附此

義山子衮師生據驕兒詩衮師當生於是年說已見前生年攷蔡寬夫詩話曰白樂天晚

年極喜義山詩云我死得為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
以白老名之既長略無文性温庭筠嘗戲之曰以爾

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蔡氏此條不知采自何書唐
人說部宋時當有存者雖不足據然白樂天卒於是

年亦可證衮師
之生在是年也

編年詩柳枝五首箋曰據敘云明年讓山復東相背於戲上因寓詩以墨其故處則詩

為是年諺柳箋曰此為柳枝作馮氏云拂馬藏柳動
在京作諺柳雅喻其冶態結則妬他人有之也柳春

何限葉箋曰此亦為柳枝作解有相思否二句問之
之詞絮飛二句狀婉變依人之態結聯言已屬他人

彼賞其通體我惟觀其半面耳妬情相思箋曰此重
尤露矣與寓意嗣復諸篇迥不同也相思官祕閣時

作自歎遇合之不偶也相思二句狀黨人之得君殆
指茂元輩言茂元諸公皆一時祥麟威鳳與衛公契

合無閒故能弼成中興相業秦臺吹管客自謂日西
春盡到來遲卽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
意武宗崩於三月故曰春盡也義山服闋入京茂陵
未幾武宗晏駕衛公外斥文人數奇所慨深矣茂陵
箋曰慨武宗也蘇卿自謂徐氏乃謂宣宗立武宗朝
貶逐五相李宗閔楊嗣復牛僧孺崔珙李珣同日召
還義山本牛黨蘇卿指僧孺輩不知義山自正書祕
邱後其於牛黨所關淺矣後又從鄭亞望李回及李
黨疊敗然後始向子直告哀無緣此時華嶽下題西
已傾心牛黨也徐氏肌說殆不可從

王母廟

漢宮

通靈夜醮箋曰武宗學仙好色又好大喜功絕類穆滿劉徹此二詩朱長

孺謂暗詠王才人殉帝事馮氏從之又謂王才人卽
王賢妃說皆精妙詩本假古事寓意讀者更當於言
外味 瑤池 錢木庵云此 四皓廟 木爲留侯徐湛園云

公舉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
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
矣故假蕭相以譏之箋曰非譏衛公蓋惜其能爲蕭
何而不能爲留侯也留侯身退薦賢以扶社稷衛公

恃功自固所賞拔者武人而已卒至僉壬旅進身亦
不保欲求一紫芝翁而不可得矣豈徒爲建儲一事

哉慨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過景陵馮氏云此篇

景陵以詠端陵而又追慨章陵也鼎湖喻新成陵寢
西陵喻章陵而痛楊賢妃賜死事也言豈獨文宗不

能庇一姬耶憲宗與武宗皆求仙餌藥致疾故用黃帝上仙而篇首武皇微而顯矣代祕書贈

宏文館諸校書箋曰祕書省屬中書省宏文館屬門

宏文館亦有校書郎義山曾兩爲祕省房中官服闋
後又有重官祕閣一事見補編然開成四年釋褐校

書郎旋出尉宏農會昌元年正書祕邸又旋丁母憂
皆非久居此詩必服闋後重官祕閣時作也今編是

年

編年文賀翰林孫舍人狀補編案前上孫學士狀孫

星次爰奉夏官則爲穀改兵部員外郎時作攷舊書
紀穀爲兵部員外郎充職書於本年二月而義山入

京則在去歲上鄭州李舍人狀可證此狀有某厚承
恩顧未獲趨承欣賀莫任瞻戀斯極語豈義山是時
尙未至京耶仰祕閣事繁末由趨賀故先之以狀耶
抑或代人之作而題首闕書爲某某耶據上李舍人
第四狀云時向嚴冽某已決取此月二十一日赴京
又第五狀云去歲陪游頗淹樽俎今茲違奉實聞山
川曲水冰開章臺柳動一爲將赴京時作一爲已到
京時作則義山入都必無遲至本年二月之理譜中
已從諸狀載義山赴京於會昌
五年矣姑剖其異閱者參之
上忠武李尚書狀補編

上河南盧給事狀補編錢氏云盧貞也案貞於會
昌五年爲河南尹見唐詩紀事此

云登茲周甸訓此殷頑又云方今惟新庶政允仁嘉
謀是宣宗卽位後貞尙尹洛題稱給事乃書其京銜

卽文中所謂顯自上李舍人狀五補編上李舍人狀六
璪闡出臨鼎邑也

補上李舍人狀七補編案五狀云揚雄終歲惟有寂
寥又有麟史可傳徒立素臣之位

等語六狀云近數見崔芻言協律伏承已卜江南隱
居轉貼都中舊宅七狀云某羈官書閣業貧京都拜

玉谿生年譜卷三
九求恕齋

遠門闕違奉恩教衰已罷鄭居洛將歸隱
江南時義山重官祕閣故有此諸狀也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 義山三十六歲

二月以東都留守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原譜據舊紀

桂管觀察使楊漢公遷浙東觀察使給事中鄭亞出

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

原譜據舊紀參新書漢公傳案新書楊漢公傳擢桂管浙東觀察

使本集為滎陽公赴桂州在道進賀端午銀狀謹以前觀察使楊漢公封印進上是鄭亞代漢公觀察桂

管而漢公則遷浙東也補編為滎陽公與浙東楊大夫啟云越水稽峰乃天下之勝概桂林孔穴成夢中

之舊遊況去思遺愛遐布歌謠方知繼組之難不止頌條之事大可補史文之闕舊書漢公傳漏方鎮不載疏略極矣

昭義節度使盧鈞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汴州刺史宣

武軍節度使李執方出為昭義節度使舊書鈞傳參本集案執

方鎮昭義史文無徵攷補編為滎陽公與昭義李僕射狀云某素無才能謬忝廉察僕射地處親賢情殷

家國累更重寄亟立殊勳上黨頃集兇徒近為王士果枉雄才以孚至化南則揚河橋之威斷北則煦上

谷之仁馨厚承恩顧忭賀伏深是執方出鎮昭義正當鄭亞觀察柱管時檢舊書盧鈞傳會昌四年誅劉

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昭義節度使大初中初移宣武則執方之節度昭義代鈞明矣陳黯華心篇云大中

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范陽公即盧鈞也今據執方華岳題名合書於二月

三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放進士三十三人原譜約舊

紀馮氏曰太平御覽載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放封彥卿等三人蓋會昌三年敕所放進士但據才

玉谿生年譜卷三 辛求恕齋

堪者不限人數故數較少也通攷所載同舊紀似誤
案補編有爲滎陽公與魏中丞狀新書李德裕傳
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
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事在二年而狀有某以
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語是扶由禮部
侍郎旋遷御史中丞亦在是年也

刑部尙書判戶部崔元式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新紀參舊紀案舊書元式傳會昌六年入

曰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四月以戶部侍郎判戶

部崔元式同平章事與傳文不合攻爲滎陽公上河

中崔相公第二狀云刑部相公登庸係指元式鄭亞

於大中元年觀察桂管狀爲赴任時作是元式實於

大中元年三月入相舊紀誤也又案元式以刑部

尙書判度支見於會昌六年紀文本年則代以盧宏

正說見後唐制戶部與度支鹽鐵稱三司皆以他官

判或不相兼疑舊紀戶部爲是蓋元式先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既除宏正後又以刑部尙書判戶部而大

拜也舊紀戶部侍郎又係刑部尙書之誤當與舊傳

互易至年月則新紀不舛惟敘官仍襲舊書駁文爲誤耳宰相表亦同今正之

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諡曰貞獻文宗母也舊紀

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原譜據新紀

紀

吐蕃論恐熱誘党項及回鶻餘眾寇河西詔河東節

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與論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通鑑

六月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爲兵部侍郎判度支舊紀

案杜牧之所撰墓誌云遷禮部尙書鄭滑節度使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吏曹事今天子卽

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九歲九字必譌惟誌敘今天子卽位於判度支後又似判度支在宣宗卽位

之前者攷墀遷義成舊紀在會昌六年十一月若如誌文不應內召如是之速豈史文有誤耶容再詳定又案補編有於江陵府見除書狀文稱十三丈有榮兼史職及方之遐嶠語必為本年使南郡時作錢氏據獻華州周大夫啟謂十三丈指周墀攷墀監修國史在二年拜相後豈是年卽已兼領史館乎傳無可證或別是一人也

戶部侍郎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盧宏正出為義成

軍節度使

參史文酌書詳傳尤歧異攷舊書宏正傳大中初轉戶

案宏正出鎮年月紀既不

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弘正令判官司空輿至池務檢察特立新法

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賴之檢校戶部尙書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鎮徐四

年遷宣武軍節度使卒於鎮樊南乙集敘明年府薨選為博士七月尙書河東公守蜀東川奏為記室柳

仲野鎮梓事在大中五年則宏正之薨當在五年之春以傳鎮徐四年推之似出鎮在大中元年然通鑑

大中三年五月書云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宏正代之新書李程傳子廓大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此事確在三年又與傳文不符而新舊書商隱本傳則又皆云京兆尹盧宏正表為參軍也義山以蓋屋尉留假參軍在大中三年使宏正果於是年出鎮是時義山方由桂來京不應不謁見何以以上范陽公啟云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玉京勉調天官獲昇甸壤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豈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偶成轉韻詩又何以云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耶且傳亦不言其尹京朱氏已疑之是則宏正之出鎮必非三年明甚惟舊傳書充鹽鐵於大中初而云三年課入加倍又似宏正於三年出鎮者新傳則云劉稹平詔為三州及河北兩鎮宣慰使還拜工部侍郎以戶部領度支初兩池鹽法弊弘正使判官司空輿檢鉤釐正自是課入歲倍踰年出為武寧節度使無三年字而漏書充鹽鐵轉運使檢新書宰相表會昌六年九月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同中書門下同平章事舊紀會昌六年十二月又有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云云元式蓋卽代

商判度支者而元式入相舊紀結銜則書判戶部是
元式領度支不過數月舊書食貨志敘鹽鐵源流又
云薛元賞李執方盧弘正馬植敬晦五人於九年之
中相踵理之元賞會昌六年貶代之者爲執方旋於
本年二月出鎮昭義唐時安邑解縣兩池鹽務隸度
支宏正當於會昌六年代元式判度支至大中元年
二月又代執方充諸道鹽鐵也補編上度支盧侍郎
狀云某行已及鄧州又云萬里銜誠一身奉役湖嶺
重複骨肉支離又爲滎陽公與度支盧侍郎狀云某
今月九日到任上訖皆義山隨鄭亞赴桂州四五月
閒作可以互證至六月又除義成節度使周墀判度
支代宏正而宏正則出鎮矣宏正若於會昌六年判
度支至此僅及半歲與新傳踰年語合而代領鹽鐵
在本年與舊傳大初中語合所謂三年課入加倍者
自指司空輿爲兩池使而言非宏正充職有三年之
久也然則宏正洵於本年出鎮矣全唐文有李訥授
盧宏正韋讓徐滑節度使合制云彭城故壤南據長
淮滑臺重鎮西疆巖邑又云義成軍節度使盧宏正
識略圓明襟靈倜儻檢校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韋
讓機謀通敏誠性端和朕以徐方一軍義勇素著帥

臣無狀戎府不寧爾其便道持行著安闔境可檢校
戶部尚書工部尚書各兼節度使蓋宏正實先除義
成代周墀至大中三年武寧軍亂又改授徐州而以
韋讓代宏正耳故南部新書記宏正題柳泉驛即稱
鄭滑盧尚書偶成轉韻詩亦云舊山萬仞青霞外望
見扶桑出東海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
鄭爲義山故鄉故曰舊山尤爲宏正自滑移徐確證
而通鑑諸書漏此一除致與本集事實不能相合舊
傳且渾而言之曰鎮徐四年尤誤
後人甚矣攷證之不可以已也

牛僧孺移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樊川集參舊

集墓誌今天子卽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
少師凡四年復位僧孺會昌四年貶循至此正四年
惟墓誌不詳何月舊紀書守太子太師於本
年六月今從之紀文太師乃少師之譌也

七月尚書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韋琮以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原譜據舊紀案新書琮傳遷門

下侍郎兼禮部尚書補編有爲榮

陽公賀章相公加禮部尚書啟啟有蘭省春深桂林
夜靜語則琮加禮部尚書當在二年春初也新書宰
相表
可據

八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崔郾內召

李回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新紀郾傳參宰相表

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
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淮南卒於軍攻郾加檢

校尚書右僕射舊紀書於宣宗初卽位時郾尚在
川補編有為衆陽公上宏文崔相公第三狀錢箋謂

宏文當作僕射是也狀云得進奏院狀報伏承尋達

上京又有賢相登朝元侯入觀嚴道來儀方明展事

語皆屬內召事則郾入朝在是年而李回卽代郾出

鎮者也今參合傳紀書之又案補編為滎陽公上

僕射崔相公第一狀云伏見除書伏承新命又云佩
印來歸執圭入覲而道惟養退志在遠權堅拒注懷
退守師長然竊惟故實式見優崇胡廣五遷方膺此
寵荀覬四讓始受今滎凡在含靈孰不仰止是郾之

罷西川乃以守尚書右僕射內召也鄴前雖檢校尚書右僕射乃宣宗卽位時例加者此則眞除不得并爲一事至節度淮南蓋代李讓夷或當在後耳

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爲潮州

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原譜據舊紀參新紀案舊紀大中二年二月制李德裕先朝

委以重權不務絕其黨庇致使冤苦直到於今職爾之由昨以李威所訴已經遠貶府全事體特爲從寬宜準去年敕令處分本集附錄鄭亞會昌一品制集敘歲在丁卯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於幽鄙是德裕此時尙未貶潮舊紀乃書於七月原譜信之誤甚今從新紀

是年忠武節度使盧簡辭遷檢校刑部尚書襄州刺

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高銖出爲忠武軍節度使

舊書簡辭

傳參樊川集案舊書傳簡辭遷山南東道在大中初補編上漢南盧尚書狀云今幸假途奧壤赴召遐

藩豈期此際獲奉餘恩又云草蹙上道徘徊樂鄉况
蒙衛以武夫假之駿馬儻得返身湖嶺歸道門牆粗
依鳴益之餘以奉陶鎔之賜狀為義山隨鄭亞赴桂
管時作鄭亞二月出鎮則簡辭之遷山南東道必更
在前或去年十二月及本年正月閒事也舊傳與節
度忠武渾書之曰大中初前後殊舛若新傳則更漏
略不足據矣又案補編有為滎陽公上陳許高尙
書啟此高尙書必代簡辭鎮忠武者攷舊書高元裕
大中初為刑部尙書二年檢校吏部尙書山南東道
節度使入為吏部尙書卒元裕兄少逸大中初檢校
禮部尙書華州防禦鎮國軍使入為左散騎常侍工
部尙書卒而皆不書其鎮陳許會昌六年又有高承
恭者為邠寧節度見紀文其後事亦無攷表兄吳廷
燮曰杜牧薦韓父啟太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
韓君於境上後云蕭高二連帥至即日造其廬詢以
政事此謂蕭叔高銖銖為浙東觀察使在太和九年
見舊傳啟又曰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高即銖忠
武治許下至許下即為忠武也新傳銖歷義成節度
使大中初遷禮部尙書徙太常卿合以義山啟以秩
宗典禮以司馬董戎攷之則銖由禮部尙書為忠武

加兵部尚書後乃徙太常卿也
本傳失載所解似確今據書

鄭朗為浙西觀察使
新書朗傳案補編為滎陽公
上浙西鄭尚書啟錢氏箋云新

書鄭朗傳開成中擢起居郎累遷諫議大夫為侍講
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為鄂岳

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
支御史大夫復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朗

之入相在大中七年見舊書宣紀以時代推之其觀
察浙西或當在大中之初與鄭亞刺桂同時也攻鄭

朗由鄂岳遷浙西新書方鎮表盧商大中元年三月
除武昌則朗之徙鎮必在其時錢說確矣茲據以入

譜又案補編又有為滎陽公與浙西李尚書狀係
亞初到桂時攷新書李景讓傳出為浙西觀察使入

為尚書左丞惟未詳何年
鄭朗當是代景讓者也

義山弟義叟登進士第
原譜據本集案舊書本傳
弟義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為

賓佐本集樊南甲集敘仲弟聖僕特善古文居會昌
中進士為第一二聖僕下原注義叟蓋義叟字也集

有獻侍郎鉅鹿公啟云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
義叟處伏見侍郎所制詩一首又有謝座主魏相公
啟原注爲弟作是義叟本年與封彥卿同榜及第矣
至義叟授祕書省校書郎換河南府參軍則在大中
三年
詳後

義山隨鄭亞赴桂管幕辟奏掌書記冬奉使如南郡

江陵府本
荆州南郡
十月編定樊南甲集
原譜據本
傳本集

案樊南甲集敘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表記補編爲

滎陽公上荆南鄭相公狀云李支使商隱雖非上介

曾受殊恩抒其投迹之心遂委行人之任新書百官

志觀察使副使支使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

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是義山以支使而兼掌書記

新舊書本傳皆言請爲判官非也舊傳又云檢校水部員外郎馮氏曰幕職必帶京銜凡判官支使掌書記之屬舊新志未見品秩蓋以所檢校之京職爲高下員外郎從六品上階若已得斯銜還朝不應猶爲九品之尉舊傳恐誤余攷唐會要載元和十五年中書門下奏內外六品以下正員官諸道諸使奏充掌職比限兩考及授官經二年已上方許奏請卽與依資改轉有才在下位者不免留滯請今後諸道諸使應奏請正員官充職掌經一週年卽與依資改轉未一週年與同類試官從之義山從事桂管僅及一年

而奏加檢校水部員外郎則不詳何時疑未及兩考
故還朝不能依資改轉仍就選縣尉耳舊傳當有所
據不必以新傳不載爲疑也桂林距京水陸路四千
七百六十里

見舊書地理志

而是年三月有閏補編爲滎陽

公赴桂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時積慶太后崩事在
四月云時逢積水行滯長沙爲滎陽公至湖南賀聽
政表臣方叨廉問猶在道塗爲滎陽公上衡州牛相
公狀亦云會昭潭積雨南楚增波尙滯旬時若隔霄
漢合之本集爲滎陽公赴桂州在道進賀端午銀狀
及偶成轉韻詩湘妃廟下已春盡虞帝城前初日曛

則抵桂當在五月初矣 又案樊南甲集敘冬如南
郡乙集敘余爲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集有自桂林
奉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尙書詩自注公與江陵相
國韶敘叔姪韶當是譜誤時鄭肅節度荆南與鄭亞
同宗義山奉亞命往使補編有爲滎陽公上荆南鄭
相公第三狀可證惟爲滎陽公上宣州裴尙書啟云
李處士藝術深博議論縱橫敢曰賢於仲尼且慮失
之子羽云於江沔要有淹留便假以節巡託之好幣
十一月初離此訖末由披盡勤戀增誠其他並付使
人口述初疑李處士卽係義山攷義山由正字奏辟

幕職狀中皆稱李支使斷無再稱處士之理此李處

士蓋別一人當是先赴江沔後使宣歙據甲集敘義

山使南郡在十月而處士則十一月初離桂林必在

江沔與義山相晤故代作此啟也涼思詩客去波平

檻客去當卽指處士又云南陵寓使遲時義山或有

所屬望於宣州託處士轉達懷求古翁詩云謝朓眞

堪憶多才不忌前當時情事約略可見矣新書藝文志李遠詩

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唐詩鼓吹注李遠太和五年進士蜀人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許

渾有寄當塗李遠詩云不須倚向青山住則遠曾在宣州故義山詩用謝朓故實必時佐裴休幕詩又云

關塞猶傳箭江湖莫繫船指党項寇邊事詩爲是年使南邵時作無疑馮氏繫諸會昌二三年永樂閒居

時誤矣至溫飛卿集寄岳州從事李員外遠詩張固
幽閒鼓吹載宣宗朝令狐綯薦遠為杭州當是遠後
所歷官與此其後所謀失望使畢歸途感懷寄獻詩
詩不同時也
所以有未嘗貪偃息那復議登臨彼美迴清鏡其誰
受曲針語天涯占夢疑誤新知憂讒畏譏不能不竭
力掩遏也不然南郡之役十月起程明年正月始歸
苟非有所淹留何致若是之久哉

〔編年詩〕喜舍弟羲叟及第上禮部魏公 謝往桂林

至彤庭竊詠

箋曰此將隨鄭亞赴桂管時作時或值宣宗母鄭太后壽日或時生皇子故有

高禱壽酒王母羲和諸句朝賀大典丹禁森嚴外臣
不得預所以謂之竊詠也馮氏乃疑其用字不類何
歟
離席箋曰詩意牢騷此為赴桂管幕作無前春
遊詩傲岸情態矣馮氏比而編之甚謬

魏宮私贈

自注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代其意

代元

城吳令暗為答

箋曰柳枝詩序為東諸侯取去唐時洛陽以東魏鎮諸地也此二詩為柳

枝作背闕歸藩義山自喻時赴桂管先至洛下追感舊歡假以寫怨偶成轉韻詩所謂東郊慟哭辭兄弟

正此時矣自注云云蓋有託

而言不足拘存歿之迹也擬意原編集外詩箋曰此益知為柳枝作

悵望四句總起張女指柳枝阿侯自喻妙選二句從其居處敘起雲屏二句言其婉媚上掌四句言其淪

落樂籍供人歡謔夫向四句言其求入而事良時久稽卽序所謂聞之十年相與尚不娉之意夜杵十二

句敘與其歡會之迹濯錦一聯亦序中鄰當濺裙水上以博山香待與郎俱過也銀箭四句實敘離別為

一篇之轉捩急絃二句不忍分手之態璧馬二句為人取去之恨言不能羈絆行蹤也銀河二句預想其

相思去夢二句分寫彼此離情蘭叢二句借點時景解佩四句總結在洛歡蹤詩中全用洛神故實作點

染以柳枝洛中里孃也又案柳枝序述柳枝相約俱過卽云余諾之會所友有借當詣京師者戲盜余

臥裝以先不果留是柳枝與義山兩情相慕實未交
歡也然據此詩中段所敘則實有歡會之迹蓋序文

不無迴岳陽樓漢水方城馮氏云借慨一婚桂林箋
護耳

文集有為祭陽公賽諸神深樹見一顆櫻桃尚在箋
廟禱雨文詩後半指此

馮氏謂與櫻桃諸絕句不同是也詩全係借喻起聯
自矜孤子惜堪充鳳食謂本可致身臺閣痛已被鶯

含歎沈淪使府結越鳥香荔齊名未甘當謂同舍中
有文采者馮氏疑指鄭亞府主尊巖措詞不得爾也

晚晴箋曰詩用越五月六日一作夜憶往歲秋與澈
鳥是桂林作

師同病箋曰李郢長安夜訪澈上人詩關西水落夜
霜凝烏帽閒尋紫閣僧必此澈師非知玄弟

子僧徹詩在桂州作故有萬里炎方語三年問訊朱
遲者謂與澈師相別有三年之久也不必泥看

槿花二首蓮後紅何患勇多侵露去原編集外詩舊
本次首亦作西北朝天路乃晉昌晚歸馬

上贈人之作程氏從戎籤改正箋曰前首起聯感開
落之速後半歎不得通顯中朝而使府蟠迹也次首

更極狀晨入昏歸遠幕無聊之况結卽年華無一事
祇是自傷春意偶成轉韻詩有朱槿花嬌晚相伴語

此在桂 酬令狐郎中見寄 朱氏云絢自湖州有詩寄
府作 義山而此酬之程氏云蹤

跡遼遠心事危疑情見乎詞徐氏云絢夜意馮氏云
之寄詩必有誦其背恩者故反復自陳

作訪秋 馮氏云徐氏以為在桂林作蓋龍潭桂州亦
有之而鳥道泛比高險結言嶺南常煖舍丹

楓不見念遠 箋曰此亦客子思家之作曰蒼梧應露
秋意也 下曰南情屬海禽是在桂幕也詩雄壯

排宕健筆固不城上 皆因江樹字以為東川作然桂
可測殊如馮評 城上 皆因江樹字以為東川作然桂

江自可也代榮陽公表云控西原而邊寇狀云海川
有分屯之卒邕南有未返之師五句定指此若東川

則喪失家道意緒闊略不復以賈 江上憶嚴五廣休
生游刃自譽矣細玩乃可別之

箋曰此在桂州作江上桂江也首云征南幕下以比
鄭亞同崔八詣藥山詩已云共受征南不次恩矣偶

成轉韻詩有謝遊橋上澄江館句桂林有謝 寄成都
眺遺迹故結以况之馮編入之東川誤矣

寄成都

高苗二從事

自注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所箋曰座主李回也同於八月出鎮西川義山自

桂林寄此詩故有命斷湘南病渴人之句結望二公

達意府主為之汲引重官京朝也自程午橋疑座主

為高錯馮氏妄撰高錯遷鎮西川事而此詩遂不可

通矣集又有家近紅蕖曲水濱一首與此同題疑是

此題次章惟義山赴桂家仍居洛與紅蕖曲水海上

似不相符或係錯簡也歟今仍分載而剖之

謠箋曰此在桂管自傷一生遇合得失而作首二句

敘子身遠客冷落可憐景沉海底二句言沈淪使

府無異海底香桃瘦骨極狀消瘦無聊之態紫鸞四

句言從前贊皇當國原可立致臺閣而無端遭喪攀

附不及自此由苑而枯矣相思詩已以紫鳳青鸞共

羽儀比李黨滿翅蓬山雪極言髮白骨立以形容母

憂也借得二句喻重官祕閣龍堂比禁近也曉出揲

雲髮謂一無事即臥枕芸香清夜闌意劉郎二句

追慨故君蓋武宗崩而時勢變乃義山一生不得志

之由故特言之雲孫自寓義山系本王孫細字蠶眠

比已文章言從此為人記室以文字為生涯也通首

不涉黨局當在衛公未貶前玉兔秋冷兼點時令一

篇大意如是閱者勿以桂林路中作箋曰義山冬使

其敘述不倫而晦之疑為近遊然攷樊南甲集敘

地煖無秋色句故馮氏疑為不妨在九月有此等詩未

可知高松徐氏云曰天涯曰無江村題壁箋曰此則

途次之涼思箋曰義山十月如南郡而為滎陽公上

有淹留便假以節巡託之好幣十一月初離此謂離江沔也

李處士必與義山同行十一月初離此謂離江沔也

不然安得代為此啟此詩似別處士作南陵寓使遲

者義山在南郡或俟處士使畢同歸結恐府主因其

淹留疑有他遇故不覺作過慮之言耳此與譜中所

說雖微異而較長惟義山使南郡在十月處士使宣
州在十一月而詩寫景頗不懷求古翁原編集外詩
類冬令豈南疆氣候有殊歟箋曰新書藝
文志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許渾有寄當塗李遠詩
是遠曾在宣州關塞傳箭指大中初党項寇邊事起
言李當上馬殺賊立功塞外不宜終隱江湖結以謝
朓期之望其無惜齒牙餘論也徐氏云義山每代人

屬草故有懷於斯事此必李處士寓使南陵時寄懷
之作馮編於會昌間不知義山開成江鄉之遊未嘗
至宣也餘宋玉馮氏云在江陵作時將於自桂林奉
已詳譜矣宋玉開春還桂五六兼以託意

使江陵途中感懷寄獻尚書第二句下自注公與江陵相國韶叙叔姪箋曰

此寄獻鄭亞也節鎮例兼尚書史多不具時荆南節
度使鄭肅義山奉亞命往使見補編自注韶叙叔姪

韶與譜形近當是字誤詩後半反復沈摯剖心自陳
感知傷遇皆在言外必衛公貶潮後南郡使歸途次

所作義山少年依違躁進至是更歷患難頗有洞庭
始終從一之意初心不背李黨於此可見矣

魚箋曰此贊皇貶後刺牛黨中倖進者末云浩蕩
天池路翱翔欲化鵬即所謂人皆向燕路也

編年文獻侍郎鉅鹿公啟馮氏云魏扶也為中丞滎陽公謝

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為中丞滎陽公赴桂州長

樂驛謝敕設狀 為滎陽公上淮南李相公狀補編錢氏

云李讓夷也 為滎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為桂州盧

副使戡謝聘錢啟 為滎陽公謝集賢韋相公狀 補編

錢氏云 為滎陽公上河中崔相公狀一 補編錢氏 為

滎陽公上河中崔相公狀二 補編 為中丞滎陽公與汴

州盧僕射狀 補編錢氏 為滎陽公與昭義李僕射狀

補編錢氏云 為滎陽公與浙西李尙書狀 補編錢氏

也 為滎陽公上荆南鄭相公狀一 補編錢氏 為滎陽

公謝荆南鄭相公狀 補編 為濮陽公上李太尉狀 補編

云濮當作滎舊書李德裕傳會昌四年以功兼守太尉而王茂元三年已卒於河陽義不可通文云長君

惟睿當指宣宗初立之時又云玉鉉重光必在相位既罷之後傳言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大中

初罷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篇首云光膺新命
當卽指此觀文內兩用太子保傳事可見鄭亞於大

中元年觀察桂管時事正合案錢說是也文上漢
有方抵藩任未卽門闡語乃亞將赴桂州時作

南盧尙書狀補編錢氏云上度支盧侍郎狀補編錢氏云

宏正也案文爲義山隨鄭亞赴補編錢氏云爲中丞榮陽公赴桂

州至湖南敕書慰諭表補編爲榮陽公至湖南賀聽政

表補編爲榮陽公奉慰積慶太后上諡表補編爲榮陽公

上宏文崔相公狀補編錢氏云爲榮陽公上集賢

韋相公狀補編爲榮陽公上宏文崔相公狀補編

相公亦崔元式也當與第一狀相繼上惟文云伏見

除書伏承天恩榮加崇文館大學士而標題則皆稱
宏文豈有訛歟宰臣兼館職史爲榮陽公上史館白

傳中多不備書頗難詳攷也

相公狀一

補編錢氏云白敏中也

為滎陽公上史館白相公狀

二

補編錢氏云似慰白相喪子之戚事細無攷

為滎陽公上門下李相公

狀一

補編錢氏云李回也

為滎陽公上衡州牛相公狀

補編牛相公僧

也

為滎陽公赴桂州在道進賀端午銀狀

為滎陽

公端午謝賜物狀

為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為中

丞滎陽公桂州上後上中書門下狀

補編

為滎陽公桂

州舉人自代狀

為滎陽公上集賢韋相公狀二

補編

為滎陽公上集賢韋相公狀三

補編案此賀其加集賢殿大學士也本傳

無攷

為滎陽公上僕射崔相公狀二

補編錢氏云崔元式也僕射當作宏

文說

為滎陽公上史館白相公狀三

補編

為滎陽公上

門下李相公狀二補編為榮陽公上門下李相公狀三

補編為榮陽公與度支盧侍郎狀補編錢氏云盧宏正也為榮陽

公與魏中丞狀補編錢氏云大中二年按問吳湘之獄御史中丞為魏扶見新書李德裕

傳即其人案文首云某以九月九日到任為榮陽上訖九月當是今月二字涉下九月九日而誤也

公上西川張相公狀補編錢氏云榮陽出鎮在大中宣宗紀會昌六年四月劍南西川節度使崔郾檢校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如故新書宰相表大中元年八月李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是崔李即

先後交替之人不應中閒復有所謂張相公者若謂留後權知則文中道既著於燮理又為使相出鎮之

詞頗疑張字為崔之訛蓋此篇為鄭亞甫至桂管時作而崔郾尚未離鎮故有仁見坤維返駕宣室虛襟

之語至宏文崔相公第三狀僕射崔相公第一狀則皆為崔郾還朝時作合數篇以類推雖編次錯亂尚

有脈理之可尋也案錢說甚是此必涉集中賀幽

州張相等
題而誤者
為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為滎陽

公賀幽州破奚寇上中書狀
補編為滎陽公賀幽州張

相公狀
補編錢氏云張仲武也為滎陽公賀太尉王司徒啟
補編

錢氏云王宰也
此賀其破党項為滎陽公與裴盧孔楊韋諸郡守狀

補編為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為滎陽

公論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
補編為中丞滎陽公桂州

賽城隍神文
為滎陽公進賀壽昌節銀零陵香麩

靴竹靴狀
補編案唐會要宣宗元和五年庚寅六月二十三日生於大明宮以其日為壽昌節

此鄭亞已
抵桂後作為濮陽公與度支周侍郎狀
補編錢氏云濮當作榮周

侍郎周墀也
墀先為江西觀察使遷義成節度使故
文有自江以西居河之上四語舊書宣宗紀大中元

年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則狀
當上於此時時鄭亞觀察桂管所謂伏限守藩也若
王茂元已卒於會昌三年則與判度支之年不相及
又文中昭獻為文宗諡昭肅為武宗諡則所謂今上
者定為宣宗據此以推為榮陽公奏請不敘錄將士
其誤榮為濮更無疑義

狀 為榮陽公請不敘將士上中書狀補編為榮陽公

賀牛相公狀補編錢氏云牛僧孺新書本傳宣宗立
徙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此狀賀其

徙汝 為榮陽公與京兆李尹狀補編為榮陽公與河南
也

崔尹狀補編二尹未詳侯攷為榮陽公與容州韋中丞狀補編
案論

安南行營將士月糧狀云側聞容廣守臣亦欲飛章
上請臣緣乍到未敢抗論已牒韋厘李玘云云錢氏
云二人新舊書皆無傳以文義推之必一為容管經
略一為嶺南節度也所論甚確此韋中丞當即韋厘

也 為榮陽公上宏文崔相公狀三補編錢氏云崔鄆
也宏文當作僕射

此編上崔相公凡三人宏文元式也河中鉉也僕射
鄆也因姓氏爵位相同故各冠二字別之舊書元式
傳略甚新書傳載其觀察湖南與前第一狀合而此
狀語意多不相類惟新書崔鄆傳言文宗末擢同平
章事罷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檢校尚書僕射
舊書紀會昌六年文同又新書宰相表大中元年八
月李回為西川節度使崔鄆當有還朝之事後僕射
崔相公第一狀定為崔鄆職是之由台之此狀嚴道
來儀語尤得確證其為同時之作無疑必標題誤也
再上僕射崔相公第二狀云過潭州日得與輿人詠
我台座正與元式觀察湖南事合是彼處僕射又當
為宏文之誤傳寫互易古書恆有不經分析索解苦
難為榮陽公上僕射崔相公狀一補編錢氏云崔鄆也為榮陽

公上西川李相公狀

補編錢氏云李回也

為榮陽公上通義崔

相公狀

補編錢氏云此崔相公別無事迹可尋惟篇首云門下相公出鎮坤維相公進扶宸極攷

大中元年八月李回出鎮西川崔必代其位者維時
崔鉉尚鎮河中崔鄆自西川移鎮淮南獨元式於是

年同平章事此時繼為首相理為近之北夢瑣言有云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鎮揚州鉉即元式兄子又

全唐文薛逢上翰林韋學士啟內有通義相公云云薛逢會昌進士正與義山同時雖相公未知何指要

為當時習祭桂州城隍神祝文題首脫為榮陽公字為榮陽公見之詞矣

賀老人星見表英華原注宣宗為榮陽公與魏博何相公啟

補編錢氏云何宏敬也為榮陽公上浙西鄭尚書啟補編鄭尚書鄭朗也

為榮陽公上陳許高尚書啟補編案高尚書高銖也詳譜為榮陽

公桂州署防禦等官牒補編為榮陽公桂管補逐要等

官牒補編為榮陽公黃籙齋文補編為中丞榮陽公賽理

定縣城隍神文補編賽侯山神文補編新書地理志桂州臨桂縣有侯山

賽建山神文補編元和郡縣志建水出桂州建陵縣北建山賽莫神文補編賽

石明府神文

補編案二篇未詳上篇有舞朱鳳於南方此篇有謬當廉部語知其為桂州所

作賽舜廟文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臨桂縣舜祠在虞山之下賽越王神文繁

露續集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城萬歲千秋勿使魂歸真定此即模韓文

羅池碑詞也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毋我違玉谿生自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

日時人目為韓文杜詩也余書不列詩文評語以賽注家香錄已詳惟此條為各注所未采聊附載此賽

北源神文

馮氏云北源謂湘水之源賽曾山蘇山神文馮氏云廣

山在平樂府修仁縣甌山在平樂府賀縣西十里徐氏云曾山疑即甌山以甌為曾傳寫之誤賽白

石神文

靈川縣志白石湫在縣南三里瀰江自白石而下賽龍蟠山神文

寰宇記龍蟠山在桂州東北屬興安縣

賽陽朔縣名山文

賽海陽神

又賽堯山廟文

桂林風土記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

賽古欖

神文四六法海云此義山在賽蘭麻神文寰宇記蘭

定縣鄭榮陽桂州幕中作祭全義縣伏波廟一作神文 賽靈川縣城隍神

文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此案

上賽神文皆桂林作題首皆當有為榮陽公字傳者脫之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

序英華原注代上李太尉狀補編錢氏云李德裕也

祭呂商州文徐氏云似代鄭亞故有三湘五嶺語焉

傳一卷注字修業會昌祕書少監商州刺史必即其

人玩隋岸伊川數聯是呂與鄭少年同在汴州洛陽

以文章相切劇似未第而已在人幕也鄭亞元和十

五年擢進士第呂與之同年後又同在幕中鄭為文

饒賞識而文中所敘詞意深摯則呂必亦為文饒所

饒中閒參差萋菲紛綸推斥謂黨局之翻覆亞為文

饒浙西從事而文中不之及其所敘者似荆南西

蜀未知果有為文饒出鎮時否無可追尋核實矣祭

長安楊郎中文

馮氏云舊書楊虞卿傳虞卿從兄汝士汝士弟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

慶元年進士擢第詔翰林覆試落下因改名魯士後登制科位不達而卒新書宰相世系表魯士長安令

文苑英華有授兵部郎中楊魯士長安縣令制此代鄭亞作楊漢公移鎮浙東亞代之鎮桂管見狀文此

云繼組餘芳是也鄭亞與楊氏黨不同而交情故不相礙 為榮陽公進賀冬銀等

狀 為榮陽公謝賜冬衣狀 為榮陽公上荆南鄭

相公狀二 補編 樊南甲集敘 於江陵府見除書狀 補編

為榮陽公上宣州裴尚書啟 補編錢氏云裴休也 為榮陽公進

賀正銀狀 為濮陽公上白相公杜相公崔相公馬

相公鳳翔崔相公賀正啟 補編錢氏云濮陽當作榮陽案馬相公當係追稱

杜相公上當有西川字說詳譜

大中二年戊辰 義山三十七歲

正月白敏中兼刑部尚書韋琮兼禮部尚書

新書宰相表

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新書宰相表

案樊川集周墀墓誌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

平章事新紀同舊紀則在三月改牧之內召在大中

二年而上周相公啟有伏奉三月八日敕除司勳員

外郎史館修撰語其時已稱相公則墓誌五月疑係

正月之誤文集賀相國汝南公啟云契闊十年流離

萬里重至門闈空餘皮骨方從初服無補大鈞未知

伏謁之期徒切太平之賀玩語氣是在二月桂

州府罷留滯未歸時作可以互參故今從新表

二月令狐綯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原譜據舊傳 馮氏曰舊書綯傳二年召拜考功郎

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考湖州府志天

寧寺陀羅尼經石幢名款元年十一月末猶在吳興

郡守表書二年四月二日除翰林學士蓋召拜考功

未至闕又拜學士與舊傳合而舊紀書知制誥於元
年六月又失書學士皆疏也案翰苑羣書重修承
旨學士壁記絢大中二年二月十日自考功郎中知
制誥充又東觀奏記令狐絢自湖州刺史召來翌日
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馮說似未
合內召或當在二月前也新書表書除學士於四月
誤

鄭亞貶循州刺史

原譜據舊紀案新書李德裕傳
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大理卿

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
裕徇成其冤又紳傳吳湘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賊
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為妻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鋼鞫
之贓狀明白伏法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李德裕素
憎吳氏疑紳織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
覆獄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奪奏貶
崖州司戶及德裕罷相羣怨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
闕訴冤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為崔鉉白敏
中令狐絢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顏悅實
非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銀成李回便

奏遂下三司詳鞠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
此為牛黨傾軋李黨一大事蓋欲為一網打盡之計
義山不幸為所牽累此後陳情告
哀坎凜失意皆由於此故詳著之

西川節度使李回責授湖南觀察使東川節度使杜

棕徙西川節度使原譜參舊紀通鑑考異案舊書
回傳出為成都尹西川節度大中

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新書傳則不詳年月蓋吳汝納事發於元冬而

諸人之貶實二年二月事也當以舊紀所載制文為
定傳語隨意書之耳杜棕徙西川新舊兩傳皆疏略

馮氏據通鑑考異定為是
年代李回說甚確今從之

五月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紀新

參舊書馬植傳案舊書植傳行刑部侍郎充諸道
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

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新書宰相表只作刑
部侍郎舊紀書三月巳酉由禮部尚書登庸表書在

正月乙卯均誤補編為滎陽公上馬植啟事在二月
尚稱侍郎未入相也又案補編有為滎陽公上白
相公杜相公崔相公馬相公鳳翔崔相公賀正啟攷
白敏中會昌六年五月入相杜悰四年閏七月入相
五年五月節度東川崔元式大中元年三月入相崔
珙傳宣宗即位召為太子賓客出為鳳翔節度使同
在大中初錢氏謂濮陽當作滎陽似也惟馬植本年
五月入相李回貶湖南在二月補編有為湖南座主
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啟可證錢氏據表謂在正月
誤矣至舊紀又錯出於會昌六年六月則尤不足據
此馬相公必有訛否則係後來追稱杜相公上亦應
有西川字大抵補編出傳鈔不甚可信安得有善本
耶一校

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諡曰懿安憲宗妃穆宗

之母也

舊紀

十月太子太師分司東都牛僧孺卒贈太尉

樊

川集案杜

牧僧孺墓誌銘曰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於東
都城南別墅天子恫傷冊贈太尉新書傳亦曰贈太
尉與乙集敘合舊傳
則作贈太子太師誤

十一月壬午葬懿安太皇太后於景陵

新紀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

舊紀案舊書

傳龜從開成初出為華州刺史三年入為戶部侍郎
四年權判吏部銓而不載判度支事紀本年六月有

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龜從奏云則龜
從判度支確在是年蓋代周輝也補編上度支歸侍

郎狀云某幸因科第受遇門牆辱累已來孤殘僅在
又云至冬初赴選方遂起居義山是年桂府罷歸留

滯巴楚冬至京選為蓋屋尉皆與狀語合狀當是年
五月間作惟攻大中初無歸姓其人判度支者蓋崔

龜從之誤因歸龜聲近而訛也開成元年義山會上
書龜從求舉狀中幸因科第二語即指是耳又案

文集為同州任侍御憲上崔相國啟徐樹穀箋曰崔
鄆崔珙相文宗崔鉉相武宗崔龜從崔慎由相宣宗

此云彰明下武恢拓中華不舞梯轆不鳴金鼓復數
千里之沃野刷十五聖之包羞則是龜從也舊書宣
宗紀大中二年十一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
本官同平章事三年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
之兵民歸國八月下制曰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刷恥
建功所謀必尅實樞衡妙算將帥雄棱副玄元不爭
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與此啟相合唐與吐蕃和親
自高祖至武宗凡十五帝至宣宗而吐蕃始弱來歸
故地故曰刷十五聖之包羞其為龜從無疑矣舊書
龜從傳云大中四年同平章事非也新書表亦承其
誤以此啟證之宣紀為是案啟敘一登宣室遂借前
籌於收復河湟前徐說極確任憲字亞司高宗相雅
相來孫易定節度使迪簡子見宰相世系表此啟必
大中三年義山在京代作者至四年則赴徐幕矣

是年冬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參軍

原譜據舊傳案

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尉吳
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
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
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

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舊紀則載貶崖
州制於三年九月攷責授李回等制云李德裕昨以
李威所訴已經遠貶俯全事體特為從寬宜準去年
敕令處分事在二月時尚未貶崖州則珠崖之貶確
在冬間三年五月葬牛僧孺李珣撰神道碑已云李
崖州於公仇也卹竄謫於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則舊
紀誤矣今仍從傳惟傳潮
州司戶當是崖州之訛

義山正月自南郡歸攝守昭平郡事二月府貶留滯

荆巴秋歸洛冬初還京選為盤屋尉參本集 馮氏
曰舊書志屬京

兆府為畿縣尉正九
品下階本傳漏書

案本集昭郡詩桂水春猶早昭州日正西又異俗二
首自注時從事嶺南徐湛園引平樂縣志注下有偶
客昭州四字淵鑑類函州郡部廣西引義山佚詩云

假守昭平郡當門桂水清海遙稀蚌迹峽近足灘聲

灘聲疑猿聲誤卽猿上驛樓啼意方與蚌迹對

馮氏曰杜氏通典云頃年常

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置署政多苟且迎新

送故勞弊極矣唐時州縣闕官幕府得自置署史傳

中以幕職攝郡縣者頗有之如舊書薛戎傳福建觀

察使柳冕表爲從事累月轉殿中侍御史會泉州闕

刺史冕署戎權領州事可類證也義山時蓋攝守昭

郡因非朝命故云偶客耳足補本事之闕攷諸詩多

言早春當是南郡使歸時事至二月則鄭亞貶循而

義山亦罷矣 又案據集中寄獻舊府開封公送鄭

大南觀及故驛迎弔諸詩義山未嘗隨鄭亞循州新

書傳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誤甚寄獻舊府詩雖

有幕府三年遠句乃言離別有三年之久耳不必泥看舊傳亞坐德裕黨貶循

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兆尹盧

宏正奏署掾曹令典箋奏較新書爲確所謂三年者

大中三年蒙奏署掾曹言之實則義山在桂幕不過

年餘選尉赴京皆在是年冬初也有乙集敘可證惟

未選尉之先尙有留滯荆門往來巴蜀諸迹然後由

荆南返洛由洛入京攷補編上韋舍人狀有運屬長

君理當哲輔語當屬宣宗時狀云某淹滯洛下貧病

相仍去冬專使家僮起居

此指在桂管時事

今春亦憑令狐

郎中附狀

山當有書奉賀兼附章狀故云

此為義山

桂管府罷返洛之確證

馮氏僅據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詩定為暫歸東都謂巴

蜀遊蹤無暇有此夫道家會靜本尋常事何時不可何地不可豈必定在洛中乎此不足據

馮譜

謂其時當至東都不誤

馮譜原文作至故鄉與東都蓋據歸墅詩舊鄉故山字故

分東都故鄉為二意謂懷鄭為義山故鄉耳不知義山占數東河則東都即故鄉此時固無緣遠至懷鄭

也故鄉字

惟謂歸洛後始再出行役作巴楚之游三

年春由蜀入京選尉則與集中情事不合本集可攷

此段行蹤者如江上詩雲通梁苑路月帶楚城秋刺

字從漫滅歸途尚阻修風詩楚色分西塞夷音接下

牢歸舟天外有一爲戒波濤陸發荆南始至商洛詩
昔去真無素今還豈自知歸墅詩行李踰南極旬時
到舊鄉楚澤詩夕陽歸路後霜野物聲乾皆巴蜀歸
洛途次所經斷非桂管罷後先至東都情景桂州府罷在二月而諸詩寫景皆在秋間如果先歸東都時必首夏斷無涉秋始至也而九月於東逢

雪詩首云舉家忻其報又云嶺外他年憶於東此日

逢證以夢令狐學士詩右銀臺路雪三尺及九日詩

曾共山翁把酒卮則又爲由洛攜眷赴京之一據且

唐時選人皆在冬集故補編上度支歸侍郎狀云至

冬初赴選方遂起居使義山果三年春由蜀入京豈

不已誤選期哉馮氏不知歸洛在巴遊之後又不知

赴京乃由洛非由蜀誤信史文謂入朝選尉皆三年

春事於是強取武侯廟古柏并絡杜工部蜀中離席

夜飲諸詩編為是年巴遊時作諸詩皆當作於梓幕是年義山雖作巴遊

實未至取重過聖女祠詩編為由蜀入京時作聖女祠在

褒斜道中雖由蜀入京所必經然以詩意及解至荆

味之亦非此時作當係梓州府罷時也馮氏詩集補注荆

門西下天外歸舟句而其說窮矣門西下云此篇久

未能定今揣其必為遇險後至荆門之作蓋水程由

洞庭而經荆江故迴望兼及洞庭今則將自荆門西

下至荆州荆州江陵在荆門之西南以從陸路故云

卻羨路歧其後陸發荆南始至商洛乃可一串相通

耳又云風五律之情景又不可合當是別有秋時水

程無可再攷頗疑座主鎮蜀往謁不遇歸途時作風

詩云詩意與桂管歸途情味不合竊疑座主高錯移
鎮西川義山必至其幕遭讒擯不得留其由水程而
歸歟但核他篇所寫地理似入峽上蜀非自蜀而下
若重為逐一改編實難妄定耳案荆門詩而謂之西
下明指下蜀而言風詩而謂之歸舟明指歸洛而言
來鴻別燕時當秋初望夏雲則指前此留滯荆州
之迹荆州在荆門西南已過荆州故曰回望無題詩
所謂黃鶴沙邊亦少留也自蜀歸洛必仍經荆楚義
山當自荆門以西登陸故又有陸發荆南之作若如
馮氏說由桂歸洛再由洛入蜀則荆南當云西上歸
舟當云來舟宜其與地理不符也又不知留滯荆州
往來巴閬專為李回杜棕而妄牽座主高錯以實之
欲編次得當犁然余故不得不辨也 又案巴蜀之
貫通豈可得哉

遊馮氏參攷詩意定為是年說最精確集中夜雨寄

北因書諸篇皆寄內之作若後此梓幕喪失家道無

此意緒矣

案據荆門西下及北禽二詩入蜀當在夏
末至秋初始歸故寄北詩言夜雨漲秋池

也合之陸發荆南及歸墅詩所稱青辭木奴橘紫見
地仙芝楚芝應徧紫鄧橘未全黃諸句則荆巴往返
不過月餘耳巴江柳初起二章與此時情景不類搖
落篇寫景似在深秋亦不符恐皆非一時作馮氏比
而同之殆誤
惟是巴蜀遊蹤水陸僕僕似乎心注成
不可從也

都而留滯荆州如荆門西下岳陽樓諸篇則又似心
注湘潭是果屬望何人歟如謂爲高錯耶則高錯未
嘗遷鎮西川前已駭之且又未歷湖南而何以詩中
時不忘情於洞庭也謂爲杜棕耶是時棕方移西川
而何以一無謁見至大中六年述德抒情詩尙云早
歲乖投刺也行蹤離合使人墮五里霧中索解良非
易易余詳味詩隱參互證之則斷其必爲李回杜棕

也李回爲義山座主屢見補編杏花詩云上國昔相
值亭亭如欲言異鄉今暫賞脈脈豈無恩又云終應
催竹葉先擬詠桃根此詩必二月府罷時作杏花唐
人往往以況舉主時鄭亞初貶李回方左遷湖南義
山窮途無依固不能不望其援手也補編爲湖南座
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啟事在五月必義山於荆
州與回相遇爲之代作故荆門西下詩云荆雲回望

夏雲時也

案舊紀馬植入相在三月攷補編爲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啟某頃副憲綱昧於

官守尙蒙恩宥獲頒詔條以今月二十三日南去鄭亞二月二十三日方離任赴循義山至荆州必不若

是速也今從新紀作五月則情事兩得矣楚宮詩藉午日屈原沈湘事以

慨李黨竄逐而云但使故鄉三戶在彩絲誰惜懼長

蛟勉回且以自慰大可參證

馮譜係此詩於江鄉遊時江鄉之遊九月東去

正月返京非五月也大誤

雖然義山屬意李回如是之殷而回汜

未攜赴任所則何故歟此則詩中隱衷非參悟當時

黨局不能知之矣夫義山幼年受知令狐此不過適

然之事及得第資綯之力始有黨籍可言而遽昏於

茂元依恃其異黨之人此子直所以惡其背恩交誼

漸乖也其後正書祕邱

義山重官正字時衛公方當國必非由令狐之力觀無題

昨夜星辰二首歆羨內省情見乎詞惜乎其遽丁憂也

從事桂海皆贊皇黨人

所汲引則義山去牛就李固已久矣大中初白敏中

執政令狐綯在內署其排李德裕逐之方欲假吳汝
納事作一網打盡之計李回旣坐李黨左遷憂讒畏
譏自不敢再奏辟同黨之人非疏義山也然而義山
則自是遇合無緣矣岳陽樓詩欲爲生平一散愁洞
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
荆門西下詩洞庭波闊蛟龍惡卻羨楊朱泣路歧偶
成轉韻詩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槳荆江中斬蛟
破壁不無意平生自許非匆匆言外鬱憤大有欲叫
無從之慨而無題一章尤爲此段行蹤之關鍵起曰
萬里風波一葉舟憶歸初罷更夷猶言桂州府罷尙

有所待也曰碧江地沒原相引言李回本同黨雖由

西川左遷未嘗不可援引也曰黃鶴沙邊亦少留言

已與李回相遇荆州為之少留也中聯引益德阿童

二典雖無可徵實然以益德報主比衛公之乃心武

宗案衛公之貶雖由於黨人實則宣宗以嘗不見禮於武宗遷怒及之恐其不利於已耳貶崖州制曰

李德裕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榮騁諛佞而得君遂

恣橫而持政動多詭異之謀潛懷潛越之志計有踰

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則當時黨人必有以衛公無

君之說讒於宣宗者不然安得有此言至衛公不忘

故主觀會昌一品集編次之意可見以王濬受厄王渾功高得謗比李

回因黨禍而貶官不負衛公之知詞意均極明顯詩中

數典皆用蜀故以李回自西川結則言李回既不能

左遷也此以見義山隸事之精

攜赴湖南進既不可歸又不能人生如此徒使我懷
古思鄉安能忍而與之終古乎此所以留滯荆門之
後又有巴蜀之遊也巴蜀之遊當是希望杜棕北禽
詩曰杜宇點其姓也梓潼詩曰酒壚點其地也其爲
杜棕無疑惟此行雖意在於棕而實未至成都中道
而回故後此有早歲乖投刺句耳其不至成都之故
詩中固明言之何則杜棕與衛公交惡爲令狐一黨
當時號爲秃角犀甘食竊位未嘗延接寒素

見北夢瑣言瑣

言又有杜邠公不恤親戚一條云其諸院姊妹寄寓貧困者未嘗拯濟節臘一無沾遺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
義山與之姻婭自必素知其爲人其始也窮途

失意急不暇擇妄冀哀憐迨行至巴西而悔其計之
左矣故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詩云梓潼
不見馬相如更欲南行問酒壚行到巴西覓譙秀巴
西惟是有寒蕪詩言至梓潼而望已虛至巴西而意
全變況至成都彼其之子固不能必其如桓温之薦

譙秀也

杜悰由東川遷西川玩詩意當是義山先至梓州往謁而悰已離鎮矣故更欲徑向成都

及巴西而始折回也長卿爲梁王上客而已不能入蜀幕故借以喻意

北禽詩云爲戀

巴江暖無辭瘴霧蒸縱能朝杜宇可得值蒼鷹石小
虛填海蘆銛未破矰知來有乾鵲何不向雕陵起句
與南行問酒壚同意中言杜悰本非彼黨鉅子如小

石不能填海銛蘆未必破矰縱使得見顏色亦復於

我何濟我本令狐門客與其希此無益之求何如竟

向子直告哀之為愈乎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云若到閬州還赴海閬州應更

有高樓即何不向雕陵意又云今朝相送東流後猶自驅車更向南即更欲南行問酒壚意蓋深慨此行

之無益也自注此情別寄者黨局嫌猜中有難言之隱故不得不出以寄託耳馮氏列入梓幕誤深

宮詩豈知為雨為雲處只有高唐十二峰木蘭花詩

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曲衷度語早已

顯顯若揭矣而猶不忍恻然於李黨又以離思一篇

自明隱痛以寓其惓惓故知之感焉蓋自是倦遊過

返陳情之志始決新傳所謂絢當國商隱歸窮自解

者當屬是時也夫士之受知猶女之相夫苟非勢處
至難安忍輕言棄絕義山初願未嘗不欲始終一黨
徒以變關朝局感兼身世致不能保其特操此種苦
衷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不得已則託悠繆之詞以
達之其遇可傷其情益可閔矣觀兩書本傳必詳敘
大中黨禍於義山入朝之前當時必已見及於此大
可爲此類諸詩下一注解馮譜於是年巴蜀之遊鉤

稽已費苦心惟於一朝黨局未能參透而泥於早歲

乖投刺句妄疑巴蜀之遊爲李貽孫

馮氏搖落詩注云文集爲李貽

孫啟以全力赴之必故交之深者貽孫會昌五年爲夔州刺史大中二三年或尙在夔乎案貽孫大中六

年始爲福建觀察使見歐陽詹文集敘金石萃編又
有大中三年十二月八日左諫議大夫李貽孫奉制
祈雪華岳題名此時無論在夔與否以外任一郡守
官卑勢疏而屬意如此深摯雖愚者不至此況義山
乎復取希冀李回之作編入開成五年江鄉遊時以

實其高錯遷鎮西川之說遂使諸詩全失語妙而是

年蹤跡亦恍惚而無定矣甚矣讀書不可不細也此類

詩集中尙多逐句細釋譜不能具參觀補箋自知

又案義山一生關係黨

局新舊兩傳實發其隱朱氏長孺以義山之就王鄭

比諸擇木渙邱謂其黨於贊皇徐氏湛園據哭楊虞

卿蕭澣諸詩及太學博士一除則謂其黨於太牢馮

氏旣駁正徐說矣又謂其無關黨局此三說皆甚辨

而不知皆非也以余攷之義山少爲崔戎令狐楚所

憐戎被遇於裴度楚進用於皇甫鎛義山之從二公

乃遭遇適然本非爲入黨局此不足深辨惟至登第

釋褐藉令狐爲之道地則固不能不謂其與牛黨有

關矣

沈丈曾植曰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衛公由蔭授官本傳言其

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通鑑太和七年載德裕謝上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上干執政下撓

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舊紀會昌四年亦載德裕

之言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云云是衛公之惡進士也至矣故所拔者皆寒峻之士而牛黨則反

是揚虞卿諸人既自以科第起家而又喜汲引舉子當時爲之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三楊一時文士如

白香山杜牧之輩亦無不右牛黨者氣類相近也蓋牛黨以此爲厚植黨援之計義山得舉既由令狐實

與入黨無異耳故成昏涇原重官祕省遂致大受黨人排箝

不然昏宦亦人恆情子直何至惡其背恩且責其放

利偷合哉然則令狐之怨義山實始於是時而義山

之去牛就李亦於是時而決馮氏曰義山開成時既

躁進遽託涇原舊傳所云絢以背恩惡其無行也絢

之惡義山實始於此非遲至德裕用茂元帥河陽時

舊傳必先敘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仇

怨乃修史者於一時黨局心手熟習贅及之耳案馮

說大通惟史文實有深意並非隨手贅及舊傳云茂

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為儒然本將家子

李德裕素遇之德裕秉政用為河陽帥商隱既為茂
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絢為員外
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
久之不調攷會昌元年茂元出帥陳許義山曾為其
幕官旋以書判拔萃授祕書省正字當時必為李黨
所援引而令狐絢為戶部員外郎亦正在是年義山

其始雖以成昏見惡令狐然令狐與之交誼猶未絕也至是竟以李黨而獵得清資宜其憾之不置矣傳云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加一尤字深有斟酌背恩指昏於茂元無行指因李黨而得官也其後服闋入京久之不調蓋亦坐此史文大可參悟惟陳許誤爲河陽而又漏書正字一節致使後人晦其意耳不然一朝黨局關係者多何以不載於他傳而獨詳於義山乎

會昌初義山受選天

官正書祕閣觀無題二章一則曰身無彩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一則曰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

王苑內花艷羨內省之情溢於言表時衛公方當國

也詩非艷情蓋義山初依茂元本希其薦達李黨乃前此未曾得力而今竟有機遇可乘故不覺作羨

詞未幾遽丁母憂攀附不及服闋入京則武宗已崩

而衛公亦斥外矣相思詩腸斷秦臺吹管客日西春

盡到來遲茂陵詩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

蕭大有遲暮自傷之感

蘇卿唐人用此多以況逐宦義山閒居四年初至京師且

久之不調與蘇武數奇正同故以自比謂指牛黨者非

非李黨有意疏之也故

大中元年遂從鄭亞於桂海亞貶又屬意李回於湖南及回不敢奏辟遇合無緣乃始真絕望不得不轉而向令狐告哀矣然而一時所賦篇什幽憶怨斷恍惚迷離其詞有文焉其聲有哀焉義山始願不負李黨亦可見已迨至陳情不省子直宿憾終不能釋然後從盧宏正從柳仲郢宏正則劉稹平德裕用爲河北兩鎮宣慰使仲郢則德裕奏尹京兆皆贊皇所厚

遇者

案仲郢其先本牛黨舊書傳曰德裕知其無私奏為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

此仰報厚德敢不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為嫌嘗感

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時

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利瞻

南宅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自明是仲

郢固亦去牛就李者宜

其恩禮義山有同情也於是漫成五章明揭生平

以表褻其始終欽仰衛公之初心由是觀之安得謂

其無關黨局也哉若夫哭楊虞卿蕭澣贈杜棕盧鈞

諸詩此不過人生交際之常即如文集為王茂元鄭

亞諸啟狀於牛黨皆通書訊候彼身受黨魁殊遇者

且然何況義山豈一介儒生即不許有親故往還乎

至博士一除乃子直情不可恕原非美遷李衛公一

絕傷其投荒非幸其賈禍

馮氏曰集中歎衛公詩吾詳味之刺衛公詩絕鮮惟

上杜悰詩惡草雖當路乃實斥衛公者以投贈之故冀聳尊聽不惜違心而弄舌耳

凡此諸說

固不足以盡黜朱氏也要之以黨論義山與其謂之

牛黨無甯謂之李黨朱氏所謂李黨者據其迹也余

之所謂李黨者原其心也若僅執其迹求之則義山

固無解於牛黨矣觀其成昏未久知茂元之不足恃

則僕僕作湘潭之行希望楊嗣復及李黨疊敗知李

回不能攜之赴鎮則又僕僕作巴蜀之行希望杜悰

嗣復與悰皆牛黨中人依違去就何一無特操乃爾

然而義山則已逆料後人必有以此爲口實者而先

自剖矣席上作詩曰料得也應憐宋玉一生惟事楚
襄王青陵臺詩曰莫訝韓憑爲蝴蝶等閒飛上別枝
花當時心跡和盤托出千載之下方讀而悲之而奈
何解者不察尙紛紛致辨於恩牛怨李之間也耶

〔編年詩〕即日

桂林聞舊說第二句自注宋考功有小
長安之句也箋曰宋之問景龍中爲考

功員外郎後流欽州賜死桂州徐氏云魯人張叔卿
有流桂州詩莫問蒼梧遠而今世路難胡塵不到處
卽是小長安疑宋先有是語而張述之宋集反逸
也詩有花飄度臘句是正月自南郡返桂時作

樓

箋曰三四暗點炎方此思歸馮氏云嶺雲江月必
桂林之北樓馮說是也

是是年

異俗二首

自注時從事嶺南徐湛園引平樂
縣志注下文有偶客昭州四字箋

日義山攝守昭平已詳譜詩歎異俗難治是刺史語
二句春寒夜夜添合之昭郡詩桂水春猶早其攝守

當在正月間至二月府貶則泣昭不過數日耳舊昭志昭州平樂郡屬嶺南道西至桂州二百二十里昭

郡作州即日義山在桂首尾僅及一年此將去時作

自歎府貶職罷失路無依也大有留連賈生箋曰此不忍遽別之意江間指桂江馮編甚誤

也武宗崩宣宗立凡從前黨人見逐於衛公者無不一召還乃不能左君治安專以傾陷贊皇為事假

吳汝納事大興詔獄且吳湘冤獄枯骨已寒舊讞重翻又豈宣室求賢之本意哉不徵於人而徵於鬼真

所謂但問鬼神不問蒼生矣此雖牛黨逢君之惡然宣宗亦不能無責焉詩之所由假古寄諷歟又案

唐語林令狐絢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

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毗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以玉杯酌酒賜絢有小案

置御牀有書兩卷謂絢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

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

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今燈馮氏云此

采此條與詩相證足知余解之不謬故交煎熬言屢

作也首二句領起通篇皎潔言不負故行而背京師

遭失意自求二字慘甚三四湖昨春從行而背京師

五謂行近桂管六則抵桂幕七八不意其遽貶也何

處一聯言倏喜倏憂人世皆然影隨二句謂蹤跡又

將流轉結二韻謂兩美終合定有餘光之照雖未見

明切子直而此外固無人矣箋曰馮解甚精結語乃

指李回回以節度降觀察使雖屬左遷尚有辟署之

權故以半燄為喻如此方與起句不負故交意相應

不得概謂席上作一云子為桂州從事故府鄭公出

子直也席上作一云子為桂州從事故府鄭公出

贈人注云故桂林榮陽公席上出家妓馮氏云稱故

府者詩係追錄也箋曰此表明一生不負李黨之意

實義山用意之作而託之於席上贈妓耳注自具

微旨今編於此以與後此陳情諸詩相映發焉杏

花箋曰義山桂州府罷適值李回左遷湖南頗有希

冀入幕之意此詩為此而作上國二句述昔年知

遇異鄉二句言今窮途失意彼人定必哀憐於我援

少牆高謂從前相位尊嚴不敢仰攀為含二句言遲

迴矜慎遂至今朝仙子二句狀其高貴回本舊相又
 宗室也幾時二句謂今日左遷更無一人相伴言外
 見惟已不肯舊恩也鏡拂二句寫羞澀自薦之態終
 應二句言終當彼此好合也莫學二句自矢之詞謂
 從此更不依違黨局再致迷途失返矣意在懸指江
 鄉舊遊鄭亞之貶在二月故以杏花寄意馮氏屬之
 高蹠非潭州箋曰此桂管歸途暫寓湖南遲望李回
 其倫也潭州之作湘淚淺深楚歌重疊喻李黨疊敗
 身世孤危陶公空灘謂鄭亞遠謫賈傅破廟自謂唐
 人罷職往往喜以賈生為言不獨寫景也結則遲李
 回不至之恨矣回宗室與義山同出隴西故曰故園
 松醪一醉取置醴意夫君未來樓空無主此所以又
 復北上而有漢南書夢澤箋曰此亦桂管府罷後作
 事萬里風波諸詩也夢澤首二句悲黨局之反復末
 二句自解李回失意左遷而已獨依依不舍修飾文
 采以慰之可謂不知歌舞之多少矣反言之所以表
 忠於李黨失猿箋曰失猿寓失援之意首二指鄭同
 之微意也失猿亞之貶結謂李回語意均極顯同
 崔八詣藥山訪融禪師庭之西也東南至長沙四百

玉谿生年譜卷三

畫求恕齋

里北至江陵三百里此柱管歸途作崔八亦鄭亞幕
僚故首句云然補編有為滎陽公桂州補崔兵曹攝
觀察巡官牒云兵曹出於華胄早履漢南事書馮氏
宦途必此崔八惜其名不可攷矣
書紀通鑑會昌五六年党項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
發諸道兵討之至大中四年五年連年無功饋不已
上頗知邊帥欺奪其羊馬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
故反乃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面加戒勵上頗厭用
兵議遣大臣鎮撫以宰相白敏中充招討行營都統
制置等使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
平夏党項平又秦南山党項亦請降詔并赦使之安
業詩蓋自桂歸途經荆江時作非書漢南之事箋曰
馮氏徵攷甚詳是年党項尚未就撫故詩楚宮如淚
著拓土窮兵之戒而望其勿生事四夷也楚宮如淚
箋曰此在荆楚感於午日屈原沈湘事而為李黨失
意者慰藉也屈原被讒子蘭今李黨見阨太牢其事
正同然而怨對自沈於事何埠但使三戶尚在終當
有捲土重來之望蛟龍雖惡又何畏哉是此詩之寓
意矣時李回左遷必有憂讒畏譏之意故詩以解之
馮氏編於開成五年江鄉遊時謂因楊賢如棄骨水

中綱類鳴冤夫江鄉之遊非五月而楊賢妃賜死陪
葬章陵見長安志亦無棄骨水中事不得以會要不
載為疑至甘露之變王涯輩棄骨渭水更與義山風
馬牛無涉題為楚宮復何所指憑虛任肌真足齒冷
也 岳陽樓 欲為生平箋曰蛟龍覆舟顯有所指蓋李
義山也詩必作於與回相見 無題 萬里風波原編集
後非在岳陽觀起聯自明 見 外詩箋曰此為李
回發說已詳譜矣回自西川左遷故曰碧江地沒元
相引地沒謂貶官或作地脈謂已與回本係一黨亦
通益德報主喻衛公衛公乃心武宗竟至投荒是死
報主知矣阿童比李回始終贊皇被謗左遷高義固
無忝士治也五六懷古憶歸初罷是思鄉結言人生
無謂安能如此終古哉義山後此轉向牛黨屢啟陳
情皆以此篇為轉關此實集中一 楚吟 馮氏云吐詞
字一淚之篇矣讀者不可忽視也 楚吟 馮氏云吐詞
境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實之箋曰此亦荆
楚感遇之作楚天長短黃昏雨蓋南方五月梅雨時
往往有此 望喜驛別嘉陵江水二絕 自注此情別寄
景象也

玉谿生年譜卷三

蓄求恕齋

自慨遇合之不偶也今朝相送東流後猶自驅車更
向南言已與李同初別乃更欲希望杜棕梓州在閬
州西南即更欲南行問酒壚意若到閬州還赴海閬
州應更有高樓則言倘彼人無情於我或左遷如李
回則此地當更增無窮之悵望矣何人生不幸一無
特操乃爾能不啞然失笑哉義山此行當是先至閬
州後至梓州又欲南向成都中途折回復至閬州故
有巴西諸詩嘉陵江跨閬果諸境望喜驛則在廣元
縣此未至閬州時作自注云蓋事關黨局不欲明
言耳嗟乎義山一生為朋黨所累放利偷合又豈得
已讀此詩亦可以悲其志矣又案李回自西川貶
湘而嘉陵水則至渝州入江東流赴海詩雖暗指杜
棕實則心注李回赴海喻左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
遷也措詞之妙真未易測

復懷譙秀

箋曰義山巴西蜀遊蹤已詳譙梓潼唐之劍
州屬東川巴西閬州也蓋義山先赴東川

謁杜棕而棕已遷鎮故又欲南向成都及折回巴西
而有此詩譙秀有元子之表今則不可復得矣故以

寄慨北禽

箋曰觀此詩義山不見杜棕之故已自言
也馮氏乃疑別為一人何也詳說具譜

夜雨寄北

萬首絕句作夜雨寄內箋曰此亦留滯巴閬時作詩初交秋而義山亦將歸矣因

書

馮氏云亦寄內詩與上首同下半言辛苦行役僅為碁酒之資其何益哉只堪歸而相對言愁耳

到秋

箋曰義山巴楚留滯自夏涉秋萬里南雲所思顯然蓋至是而歸計決矣馮氏強附江鄉之遊

安得有此

離思箋曰黨局反復自傷所如輒阻也峽情景哉

令狐謂音信全無

湘篁指李回謂恩知未報補編上韋舍人狀云今春亦憑令狐郎中附狀義山桂府初

罷時當有書上子直也

起結寓求援之感蓋幾於哀猿之啼矣淒戾不堪卒讀過楚宮

宮在巫峽非他篇虛擬之比

巴閬歸途作自悲人生無味不如夢中之樂也哀痛極矣風迴拂

急箋曰詩云天外歸舟又有楚色西塞夷音下牢語

確係巴閬水程來鴻別燕點時令不必泥深秋也馮編大誤

今正之荆門西下

箋曰自巴閬歸故曰西下一夕南風一葉危謂此行遇合無成夏雲

點時義山與李回相遇正在五月歸途已秋自荆門

追慨前事故曰迴望也骨肉二句言家中消息尙疑

我安於遠客而豈知蕙蘭蹊徑已失佳期乎絕微泛
指遠方洞庭二句即蛟龍覆舟之感也詩為李回事
而發偶成轉韻破帆壞槳同此寓江上馮氏云江程
言馮氏作實事解之全失語妙矣江上寓懷之作三
四左右顧望下言無所遇合楚澤箋曰南方常煖北
更向客途而意在急歸也
夕陽霜野只是泛寫景陸發荆南始至商洛商於
物不得作深秋解也
商於朝雨霽箋曰此篇馮氏不能定為何年余詳味
詩意必巴蜀歸後由荆赴洛所賦原編與歸墅詩相
連定一時事也首二句點時與陸發荆南一首情景
正同背塢二句暗寓沈淪憔悴之意建瓴二句比牛
黨日益得勢割地二句自慨巴蜀遇合之無成受詐
於人謀事之計左矣清渠二句寫景結言將重擬入
都也確係是年作馮氏泥於入蜀在歸墅箋曰行
洛之後行蹤離合宜其不能定編矣歸墅李踰南
極謂自荆南啟程朱氏以歸自桂林解之不
得但言旬時矣舊鄉東洛也此將抵家時作
云歎鄭亞在亂石箋曰虎踞龍蹲縱復橫喻牛李二
桂一年遽貶亂石黨彼此傾軋星光句謂一黨漸衰

而一黨又代起也結言黨人於我何仇奈何跬步纔

蹈荆棘已生使人抱途窮之哭乎故曰不須也不得

專指李黨馮說未洽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箋曰起一

揚一塵暗述生平抱負屬望遠大本期立登要津我

本玄元胄一段言已本令狐門館中為李黨所累雖

遭放廢猶欲還神真宅一雪此恥龜山有慰薦一段

言無端昏於王氏九華真如李夫人少女與義山妻

系出類同詩以借況林洞何其微一段言李黨疊敗

遂致無所依恃結言尙擬入京與令狐重修舊好也

篇中皆假求仙寓意確為大中二年作道家有入靜

出靜法義山篤信學仙故有此類諸詩戊辰乃紀年

非紀日集中書于支深宮箋曰起二句即闡闔門多

例然馮說不可易矣夢自迷意喻令狐之尊貴

狂飈句怨其不哀憐薄宦清露句猶欲望其沾溉也

斑竹指湖湘之失意景陽比牛黨之得君結言當時

覆雨翻雲渾無定所豈知今日祇有此門可以鳳箋

告哀乎此後入京自解屢啟陳情皆基於此矣鳳箋

首言萬里峰巒歸路迷是由荆至洛時作失意而歸

故曰迷未判句謂淪落之餘猶堪以文采與人馳逐

玉谿生年譜卷三

美求恕齋

也義山是年入京赴選攜眷同行結言明春卜居京
師不再出遊從此當永與妻子相聚矣馮氏謂在桂
寄內詩越燕二首箋曰桂林南越地故以越燕寄意
似小誤

山故鄉時因貧病暫爾淹留詳補編上韋舍人狀故
日不歸謂尙未入都爲矜句言已文章合當致身禁

近猶著句歎沈淪記室章紱未換也拂水二句身世
無依之况結只取莫愁爲義次首初歸洛中景況命

侶安巢謂塵勞乍息阿母比令狐王孫自謂記取二
句言子直爲彼黨之魁今則日見尊貴如朝陽之鳴

鳳此後甚望其常常相見勿以舊憾而疏我也馮氏
泥盧家字繫諸徐幕雖亦可通然不如余說之融洽

矣玉山馮氏云吳氏發微謂爲綉作信然首聯比內
言我欲相依爾休不願結更醒出援手之望綉爲楚

子故曰才子爲翰林故曰神仙箋曰殊如馮說此在
洛未入都李衛公箋曰木棉花暖鷓鴣亂飛所謂歌

時作也

可復得耶言雖似諷意則深悲馮氏謂下一筆法傷之
身赴南荒而反折其詞與舊時王謝同一筆法傷之

非幸之也徐氏謂義山黨牛九月於東逢雪箋曰詩

故於衛國多貶詞是不然日嶺外

他年憶是桂管歸後矣曰舉家忻共報是攜家赴選

時矣時義山在洛多病故結句云豈是驚雖鬢應來

洗病容也惟唐時自洛入京有兩途一經潼關商州

為閒道題曰於東當是由洛道武關所經若馮氏疑

為東川歸後挈家還鄭時作則去桂管之夢令狐學

遊將十年矣於嶺外句情味不符必非也

士箋曰此入京道中作三句頗可與於東逢雪相證

程氏云先寫身世之蒼涼後寫令狐之清貴語最

微寄令狐學士 鈞天徐氏云與上章同作暗謂子

喻令狐之得君下言昔人因夢尚得預聞廣樂我本

舊日門客反遭排笮不能與伶倫同列豈非數奇也

哉吹裂孤竹即史所稱商隱歸窮自解者也九日箋

上章是道中作此章乃到京作未必同時

北夢瑣言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楚以箋奏受知

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疏隴西未嘗展分重

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上留題相國觀之慙悵而已乃

扃閉此廳終身不處又唐摭言大中中令狐趙公在

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於屏風而去
王定保孫光憲皆五代人於唐耳目相接所載似可
信從於東逢雪在九月則重陽日當已至京矣詩意
憾其子追感其父山翁指令狐楚楚最愛菊故云楚
歿於開成丁巳至大中二年戊辰已十二年云十年
泉下無消息者舉成數也苜蓿祗取移種上苑之意
楚客江離喻從鄭亞兼屬望李回事亦以放逐自況
也結卽未嘗展分之恨程氏云東閣難窺又何從題
壁有所思非承上思把酒之時正透下思郎君官貴
之日東閣屬楚非屬絢也曰官貴猶在絢未相之先
若韋平繼拜又不止於官貴矣詩當在絢爲學士或
舍人時作義山自嶺表入朝時也說亦大通孫王輩
不免紀載小疏耳至唐詩紀事又云絢乃補義山太
學博士攷博士一除在徐幕罷後且非九月此則紀
事者隨手贅及不足據矣又案茗溪漁隱云絢父
名楚商隱受知於楚更不避其家諱何耶馮氏因云
義山於子直旣怨之猶不能無望之敢於其宅發狂
犯諱也蓋大中二年絢已充內相異鄉把盞遠有所
思恐其官已漸貴我還京向未得窺舊時東閣況敢
望其援手預爲疑揣不作實事解彌見其佳觀一作

許再可悟及入京後內實睽離外猶聯絡屢留宿
備見詩篇何至不得窺東閣哉本傳云謝不與通亦

誤也此解亦可從如此則此詩是入京
道中作矣今故備列於此閱者擇之
過鄭廣文舊

居箋曰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鄭莊又在其東南
鄭十八虔之居也鄭莊近曲江疑是年義山攜家

入京暫居於此故結以庾信臨江宅為喻起云遠循
三楚弔三閭是新從湘楚歸也其後曲水曲池屢有

寄慨寓悼亡之感當於此尋根
矣馮氏謂故宅或在鄭州似誤
景陽井箋曰此篇馮

末謂傷楊賢妃之死棄骨水中攷舊新書安王裕楊
嗣復等傳安王裕穆宗第八子楊賢妃有寵於文宗

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為嗣帝謀於宰相李珣珣非
之乃立陳王成美如與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

宗遂擿此事譖而殺之未嘗有棄骨水葬事安可妄
撰史文自圓已說余詳釋再三始悟其為懿安太后

發也東觀奏記云憲宗皇后寘駕之夕上雖幼頗記
其事追恨先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

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
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

王谿生年譜卷三
矣求恕齋

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
夕后暴崩上志也新書后妃傳亦云宣宗立於后諸
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
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殞左右共持之帝
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傳又云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
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
悅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為
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
謂皞終不撓墀曰皞信孤直俄貶句容令懿宗咸通
中皞還為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於廟是懿安
之崩實由孝明當時喪不祔廟葬又有闕也奏記所
謂先陵商臣之酷者則以暗昧加之罪耳詩以麗華
墜井借喻后之暴崩結言尊為母后乃被迫受終死
葬外園尚不如西施湛身濁泥得與鴟夷相逐也龍
鸞誓死沈恨豈有終極耶此事景陽宮井雙桐箋曰
極難着筆故假古事寄慨也

景陽宮井雙桐

因孝

明而追感杜秋事也新書后妃傳憲宗孝明皇后鄭
氏丹陽人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
聞納為侍人錡誅沒入掖庭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
宣宗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

大明宮朝夕躬省候焉杜樊川杜秋娘詩序杜秋金
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
於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
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為根王被罪廢削
秋因賜歸故鄉鄭與杜初皆李錡侍兒其始同有寵
憲宗而其後乃大異故題曰雙桐起四句一篇總冒
菱花乾喻色衰明月蝕比帝崩情多去未得者謂二
人同為憲宗所寵竟不能隨之以殉也徒經白門伴
謂秋放歸金陵不見丹山客則以鳳雛比漳王鄭后
能生貴子而漳王乃以罪廢故曰未待刻作人愁多
有魂魄也誰將四句謂穆宗命傅皇子不料反為皇
子所誤欲求似宣宗之忽承大統真天遠之不可期
矣敬文武三帝皆憲宗孫而宣宗則以子繼之所謂
孫枝覓郎主者唐人稱天子為郎而漳王又憲宗之
孫也借喻精切不磨昔妬四句則言當日與鄭入宮
見妬豈知今日獨讓他人母儀天下乎紅櫻以鄭櫻
桃喻孝明也翠襦二句抱衾與禍實命不同之恨寒
灰二句又推開一層謂人世升沈末後乃見秋倘不
死安知無奇遇如孝明者富貴逼人又誰能牽絆也
耶石羊墓上物出典雖未詳然宋姜堯章詩有他日

石羊芳草路句可證疑是時杜秋已前卒矣通篇雖
為仲陽不平而言外則大有諷刺鄭后出身微賤之
意必懿安薨後鄭后專貴時作也午橋箋已
見及此惟句下所釋皮附寡當余為通之
為令狐作首二句點題謂固已恨之無奈尚有餘望
也三句迴腸此時之餘望四句斷腸前此之積恨也
五自謂六謂子直一熱一冷冰炭不相入矣七八即
席所見之景九十記遠歸京師之跡十一二謂飛書
雖及好事猶虛十三謂桂管之罷我原不甚深惜蓋
子直所增怒以此也十四暗指昔年章奏之傳結乃
謂彭陽公之厚愛年深多謬誤矣箋曰馮說妙矣隔
樹二句謂跡雖隔而情則通非寫即席所見之景下
言飛書雖及好夢難成染筠繞雪徒詞費耳豈多年
故知既貴而漸訛失耶作問之詞詩味乃深染筠
伏伴淚取淚盡義繞雪莫追歌舊將軍馮氏云潘昉
取和寡義不必如馮氏所解也
李晟不知日紛紛日誰定與西平久經圖象者不符
午橋謂慨李衛公極是新書紀大中二年七月續圖
功至於凌煙閣事詳忠義李愷傳後時必紛紛論功
而李衛公之攘回紇定澤路竟無一人訟之且將置

之死地詩所為深慨也舊書傳贊云嗚呼煙閣誰上
丹青憤歎之懷不謀而合義門謂為石雄發亦通然
衛國之廟算淚馮氏云此必衛公疊貶時作唐摭言
乃功人也八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
州句與此同情上六句興而比也首句失寵次句離
恨三四以湘淚比武宗之崩峴碑指節使之職衛公
固以出鎮荆南而疊貶也五謂一去禁廷終無歸路
六謂一時朝列盡屬仇家結句總納上六事在內故
倍覺悲痛灞橋只取離別不泥京師此義山獨創之
絕作也箋曰衛公為相不喜進士而頗為寒畯開路
義山雖利第起家而坎壈終身反不如襍途之得意
故彌感於衛公漫成詩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
用草萊亦此意非僅黨局關係也結語用重筆言上
六事雖可悲然豈若灞水南望以青袍寒士而別玉
珂貴人之尤為可悲蜀桐箋曰此為李回再貶賀州
乎通篇命意在此蜀桐刺史而致慨也回由西川
左遷王壘高桐狀使相之尊貴次句即炎涼俄頃之
感結言當日憂讒畏譏不能攜我入幕而豈知今日
又遭貶黜乎賀州之貶傳不詳年月當與衛公貶崖
同時也馮氏妄疑高錯錯一生未嘗失意安得有此

沈痛之
篇章哉

編年文為榮陽公賀白相公加刑部尚書啟補編為榮

陽公賀韋相公加禮部尚書啟補編賀崔相公轉戶部

尚書啟補編錢氏云新書崔鉉傳會昌三年同平章

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是二崔並通文有首獻明號

句攷舊書武紀會昌五年正月宰臣李德裕杜棕李

讓夷崔鉉等上徽號執此以推似鉉為近又宣紀大

中二年正月宰臣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時元式已居

相位未必不預其列終無以斷其孰是也案錢說固

通然文有某叨蒙任使早被恩知語似代鄭亞桂幕

作則崔相公定為元式無疑有為榮陽公與浙

東楊大夫啟補編錢氏云為榮陽公上馬侍郎啟補編

錢氏云為榮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補編錢氏

馬植也為榮陽公與三司使大理盧卿啟補編錢氏

案香山長慶集開成二年三月三日禛洛濱詩有留
守裴令公召駕部員外郎盧言名卽此人餘詳李德

裕為滎陽公與前浙東楊大夫啟補編錢氏云此為
漢公去任後作案

嘉泰會稽志大中元年漢公自桂管授浙東觀察使
二年二月召贊高僧傳知玄傳又有大中三年誕

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語故啟云使乎方
來已承徵召是漢公罷鎮與鄭亞貶循同時也為

湖南座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啟補編錢氏云湖
南座主李回也

獻襄陽盧尚書啟補編錢氏云盧簡辭也案此啟桂
管巴蜀歸途時作故有窮途哲匠

語賀相國汝南公啟 上度支歸侍郎狀補編案歸
侍郎疑係

崔龜從說 上韋舍人狀補編案韋舍人錢注不詳疑
當是韋有翼英華載玉堂遺

已詳譜 範授有翼東川節度制曰陳藥石於諫曹司黃素於

右掖據嚴州圖經有翼會昌五年三月自安州刺史
拜則內召當在宣宗初先官臺諫等官而後正授中

書舍人狀為義山大中二年歸洛後作時正相合也
玉谿生年譜卷三 空求恕齋

玉谿生年譜會箋卷三終